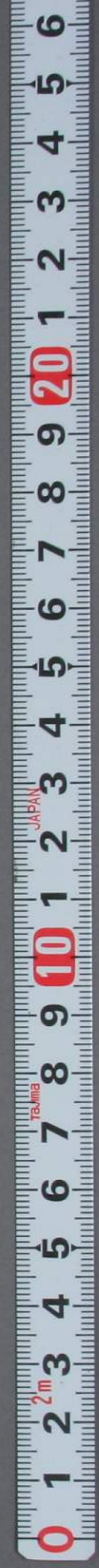




巴縣志

全函  
十七卷

ル 5  
1503  
9





1503  
9

1503  
9

巴縣志卷十四 藝文



論積貯

失姓名

蜀在昔羣稱柴米之鄉而今屢見饑餒之困者巴  
縣其一也縣於乾隆二十三年始有分割之舉前  
此固完然明制也何以民之苦樂頓殊若是則以  
天時氣運之變遷靡常而實由民情之昏惰所至  
承平日久奢侈成風故始之連阡陌者今無擲鵲



之塊卽能守者不能自力而豪佃侵欺強隣橫占  
加之典當救窮甚或妄覲非分名服先疇實多難  
窘所入不給所出米價稍昂不論有力無力莫不  
傾倉倒廩發賣一空以償宿逋養口體穀價旣空  
天時忽否遂束手啼饑不能自振隣郡止堪自救  
他省不能轉輸始猶饜糠食蕨繼則羹草丸泥流  
亡孳死在在有之是豈可盡委歲罪哉又蜀地潮  
濕存倉之穀三年卽生蟲浥爛而昏惰者益得以  
藉口則安得不屢遭饑困也在官豈無常平社倉

之儲而典守者誰爲長孺卽發棠之請得行而借  
領之弊百出小民所領不孚所費安在有實惠及  
民則安得不動遭饑困夫常平社倉原以備荒救  
民歲業已荒民業已困而尙有無限艱難之弊民  
亦何賴此倉爲哉宜乎趙高邑力詆社倉之不可  
行也然則將奈何策時者動曰實倉儲講積貯而  
已夫積貯寧不當講倉儲寧不當實然吾謂在上  
之積貯聽之於官而在下之積貯必責之於民在  
民之實際多而在官之實際少也何也民不盡愚



屢經苦難常有戒心昔止刈一稻今皆種春花矣  
官府不憚辛勤徧歷鄉村曲爲開諭令其勿貪目  
前小利須防意外大蓄量入爲出擇高爽之地建  
堅固之倉每歲之穀卽歸貯之以三年所入爲次  
第第一歲則第一倉倉倉皆滿恐其朽蠹則從第  
一倉出陳易新以第四年穀貯之後卽照前輪轉  
倉脚必高多作氣箏以通鬱滯深開水溝疏引洩  
積則朽蠹之病自可無虞加以春花多助歲歉豈  
遽食泥此例凡有田者家家如是又且可免借貸

之擾惟有一種游手奸民三五成羣偷竊強借甚  
者公然開倉劫掠牛馬雞豚一掃而空全賴有司  
嚴捕寘諸法除兇所以安良不必姑息養癰貽患  
以致良莠俱傷若乃隱語指路如某某者吾不知  
其所存何心彼獨弗思地方多事仍爲官府之累  
乎若果成大裨則一面勸捐施賑一面請發一面  
開倉行之須力毋庸瞻顧古人云救荒無奇策只  
在開倉早發俾不至死亡流散是卽無窮之惠矣  
夫舍一官以救蒼生爲得爲失古有成樣而甘以



循良讓古人何哉况

朝廷保赤之仁每遇各直省蓄傷截漕發粟動輒數十萬亦未必卽以擅發坐譴乎可恨者產米之虛名久傳隣省之告糴時至而客販填咽日夜不休以至公私交困是在爲父母者善籌之爾

論士習

失姓名

四民以士居首爲其能異於凡民也而士亦高自負以爲我異於凡民夫士之異也豈以其名而已哉先王造士之方詳且盡矣卽至兩漢有孝廉之

察茂才之舉孝弟力田之科可使外國之選多方求士不出於孝弟廉節力田務本皆行已有恥中事而出使外國者卽聖人使於四方不辱君命之說也奈何

朝廷以庠序錄士而士必出入衙門以餽廩食士而士必營謀酒食貨利以卧碑戒文飭士而士必蕩檢踰閑孝弟之倫不敦廉恥之風盡泯才堪出使者不過作中證引進說合醉飽兩姓之脂膏而已嗟乎是乃士之所以自異於衆也哉而其碌碌者



亦復隨聲附和所至成羣良可歎也夫士貴立品而立品先在慎習所習既已卑汙苟賤則其品爲何等之品是褻

朝家之名器扶聖賢之藩籬民之下也士云乎哉

論風俗

失姓名

川省風俗之敝莫甚於巴渝蓋地當孔道五方之良莠畢萃習俗移人豪傑不免况凡民哉所以驕淫矜夸機械相軋勢利相傾一人倡之屬而和者數千人始猶恐人知旣則唯恐人不知則有如華

屋連雲腴田絕衆鮮衣怒馬日事徵逐嫖賭則夜以繼日優伶則以漆投膠年方弱冠而妻妾二三人愚蚩可蠱則誘之必入彀上不顧父母之憂愁下不問室家之蕭索兄弟鬩牆親戚讎怨雖朝不謀夕索債盈門恬如也而且不肖父兄爲之於前子弟率之於後箕裘克紹義方絕響以致一敗塗地則相與怨天讎人伎求不遂謠詠風生口唾可死以死人白日無難見鬼此鄉城一體之通病也於是匪類嘯集如咽嚙闖將穿窬狗盜之徒塞滿鄉



村肆無忌憚加之以衙蠹土豪橫行任意為比匪  
 淵藪人心至此風俗焉得不敝當事者所以動稱  
 難治也昔子產相鄭專主威嚴西門治鄴不嫌猛  
 厲何則理勞絲者割之治蛇毒者剜肉勢不得不  
 出於此不然子太叔不忍猛而寬悔不晚哉是非  
 導上以殺也急則治其標事尚可為耳匪類既消  
 而煦休淳良勤加啟迪天誘其衷當革面革心縱  
 不能臻到隆而前弊應漸滅矣善夫聖人之言予  
 欲善而民善也

辨

明

自蹇忠定公辨誣

劉道開

予觀從信錄載明宣宗微行幸楊士奇第士奇力  
 諫不宜輕出明日上遣中官賜白金文綺且曰愛  
 朕莫如汝先是蹇義常以天下太平勸上可微行  
 而生日得賜鈔與馬故至是有愛朕莫如士奇之  
 說予覽至此不覺撲卷忿嘆曰有是哉草野書生  
 敢以耳代目輕易汗巖先輩也當日忠定果有此



言其誰聞之而誰傳之意者中官聞之而洩之士  
奇耶則士奇不當揚人之短以形己之長矣如其  
不然則疎遠隔世如陳建如沈國元又得之何人  
而斷斷不疑硬筆之於書以爲傳信耶余嘗見忠  
定公年譜矣公自中翰時受知太祖一見許以遠  
器而親洒宸翰書一義字以更其舊名同時名臣  
自劉三吾而下皆有贊頌公彙成卷軸藏爲世寶  
垂二百餘年甲申變後方失之也及成祖嗣統知  
公獨深每北巡卽命輔太子監國雖副以楊文貞

而主持國事皆公也迨仁宣兩朝禮遇益隆賜賚  
更渥通紀從信所載十不一二耳如宣廟初立稱  
公爲蹇先生公叩頭謝不敢當上曰卿光輔三朝  
予忝舊學概從常呼非朕所安然則先生欲朕奚  
稱乎公再叩頭曰皇上謙光下濟稱臣爲蹇尙書  
足矣上曰姑從卿意從此遂稱蹇尙書而不名一  
日上幸公第見其卑陋僅蔽風雨歎息久之明日  
召京尹擇地工部繪圖以進圖屢不稱旨上自繪  
一圖限日成工工旣竣勅光祿治宴命三品以上



俱集新第候駕親臨以落之駕至徧閱甚喜公拜請堂與樓名賜堂名鍾慶樓名衍慶步至院後見有隙地上顧中官云此處少一太湖石汝往將朕所御某亭之石并其臺拆來置此其石後移歸蜀今尙在治平寺之西湖禪院也是日君臣宴飲甚歡卽席命學士楊溥撰鍾慶堂記全文載明文選中公喪夫人皇太后皇后俱遣中官賜賻仍召其側室入覲公以賤陋凶服辭兩宮降旨曰豈有客弔而主人不造謝乎不得已妾乃入朝兩宮喜其

朴素賜宴畢而賜冠帔玉帶及誥命一通已封爲夫人矣宣德八年天中節上召張英國及公與楊文貞等五六臣同遊西苑許公帶親隨二人楊以下各一人上與公等御龍舟賜宴於萬歲山極歡而罷自宣德元年卽解部務專贊密勿蓋是時不敢顯稱丞相也又議封公伯爵以非汗馬辭議晉公爲宗人府宗令以異姓辭又賜第於重慶階用納陞俗謂之姜擦瓦用琉璃賜厰特燒厰在本縣之鳳居沱今名蹇家琉璃厰凡此皆王禮也中堂



豎一匾題曰一个臣門懸一聯曰祈天永命天官  
府與國咸休國老家皆宣朝宸翰也幼子尙公主  
未成禮而雙旻勅合葬於鳳居之原今名附馬墳  
焉公在吏部三十年解部務十年厚重謹默不矜  
不伐故凡有密畫人莫得而知之而史臣乃以蘇  
模稜三旨宰相比之亦未嘗設身而處公之地矣  
蓋公建文之大臣也使侃侃無所忌諱當不見容  
於永樂之朝而况逮仁宣乎夏忠靖之繫獄四年  
可鑒矣史謂坦坦無一日之憂正得力於善藏其

用也公之在位也歲時有賜生辰有賜大慶大禮  
有賜所賜銀章則曰繩愆糾繆曰忠厚寬弘曰蹇  
忠貞印此見於通紀從信錄者其餘失傳者尙多  
帶則有通天犀子闔玉金鑲七寶鶴頂瑪瑙琥珀  
之類每賜皆二條一公服一朝帶也銅器則宣鑪  
宣瓶磁器則瓶盤盃枕皆飾以金玉識以御欸畫  
則有立壇像天師像鍾馗墨獬獅犴皆御筆也又  
賜免死牌公免二死子孫免一死勒文於石覆以  
龍亭一子蔭尙寶卿其後世襲中書舍人不絕世



免縣糧四十石其所賜勅書御札皆兩朝手蹟有  
蘭亭聖教筆法余尙見其六七通矣年譜所載大  
畧如此而從信錄乃謂蹇某以天下太平勸上微  
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豈非齊東野人之語乎夫  
身爲大臣而勸上微行不知於已何利焉且以勸  
上微行而後得賜則不勸微行必不得賜明矣然  
則年譜所載之賜豈皆烏有子虛乎使陳建沈國  
元輩得見公之年譜亦未必敢輕於下筆矣不獨  
陳沈爲然自來持論者每每右楊而左蹇良由明

之初葉江右文風最盛簪笏滿朝而吾蜀顯者寥  
寥故凡有美事必歸之楊文貞而於吾蜀人恣其  
汙讖至此亦猶陳建以廣東人作通紀凡事極美  
梁文康而厚誣楊文忠也雖有升菴公力辯而通  
紀盛行則亦無如之何也已吁可勝冤哉可勝冤  
哉况忠定宰相也從信錄亦載宣德九年正月八  
日大雨時以爲豐年之兆上喜召輔臣蹇義楊士  
奇楊榮及六部都察院堂上官宴於史館亦明知  
公之爲相矣而明朝宰相圖又不列公何也蓋據



後代以大學士爲相冢宰爲卿而不知明初革去丞相直以師保作相而大學士官僅五品不必其兼銜而後謂之相也不然伯尙可封宗令尙可陞而反斬一五品之銜豈先朝待公之意也

明朝大臣譜云義孝友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爲包容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貴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在吏部三十三年慎擇郡守考察明恕不苛不縱宣德四年輟部務專輔導與楊

東里協心匡弼共致太平求之古人蓋婁師德盧懷慎之流亞與詞林記曰宣德時始令內閣楊士奇輩及尙書蹇義夏原吉於凡中外奏章許用小票墨書貼各疏面以進謂之條中易紅書批出此票本之始也

皇清

建文自焚辨

周開豐

巴縣故有龍藏寺合州亦有龍游寺皆以爲建文避難之所也而修明史者則斷謂建文實自焚非



出亡余謂建文遜荒事不自俗傳明人撰述不一而足卽少師朱平涵所著史概大書建文四年六月乙丑北兵入金川門大內火皇后馬氏崩程濟等奉上遜於野則建文之未殉已定也爾時事勢倉皇初或傳聞火死旋亦知其未死故燕王卽位輒遣使四出託名訪張三丰此時大難未平人心未帖而急急焉訪一無與國事之道人何爲者故人皆知爲訪建文也又平涵於永樂紀內書云當日建文聲息皆在雲貴則建文不死於火益明矣平涵以明人書明事其於遜國諸臣稱歎嘉許一無所諱則出亡等說豈無確據而數百年後之人其見聞反勝前人直曰火死正恐未足傳信耳况今史於本紀則斷爲自焚於綱目則又涉及出亡一人秉筆而矛盾騎墻又何說也

其二

建文出亡予固據史概辨之矣然朱猶萬歷時人也旣又得弘治朝香山黃廷美瑜雙槐歲鈔云一日高廟命懿文暨太孫詠初月太孫云誰將玉指



甲指破碧天痕影落江湖裏蛟龍不敢吞上覽之  
默然蓋心知太孫之不守而得免於難也夫世有  
詩讖之說或兆一事或定終身初月之影落江湖  
而蛟龍不敢吞非其牢落四十年流離滇黔楚蜀  
西粵之間而卒獲歸老西山之豫兆乎况明明有  
剃刀度牒之文也然吾謂建文之火死出走無關  
於世故可不必論唯是從亡諸臣一腔熱血辛苦  
數十年無一毫怨悔者不過爲君臣大義不如此  
則不安非以冀故主之感激興朝之贈恤後代之  
指揚而數百年後秉筆者直以一無字抹殺之遂  
令忠臣義士姓名事跡不轉瞬消亡於荒煙蔓草  
冷風淒雨中而莫之問也不亦悲乎又松陵王詔  
游巴縣治平寺聞輪藏上嚙啃有聲跡之得廢冊  
紀建文從亡諸臣有二十二人蠹食之餘可辨者  
僅九人詔爲敘贊而傳布之豈亦憑空僞撰乎士  
君子植綱常扶公義卽事或傳疑而可以風世礪  
俗者猶委曲存之以爲人心勸不此之圖而惟師  
已見區區焉爭建文之一死何心也然則當日龍



逢隕身蓑弘化碧孔子未嘗言之毋亦猶是烏有  
先生之流也乎周櫟園輯露筋祠題詠刊爲一集  
或曰此非實事乃蚊齧鹿死露其筋爾櫟園曰鹿  
與人吾不深求也卽無其人而其事可以激廉恥  
重名節而歸之婦人不亦美乎有心哉知言哉

紀載者十餘編皆出於明人而非明以後之  
人爲之也以明人紀明事傳述有本故其各序從  
亡諸臣言行詩歌莫不有不變不朽之血誠荼苦  
隱躍於若明若滅之間可以動天可以泣鬼可以  
愁人可以變物所謂淚盡繼之以血悲極發而爲  
歌不求人知且惟恐人知者也若必謂建文次死  
則必無從亡諸臣無從亡諸臣而凡撰述諸臣遺  
跡者皆僞書也此僞撰者豈吃了自家飯無處發  
其胸臆不撰他書而必舉此一事人人各騁其才



以悅世如稗官小說之流以壞人心傷世教哉必不然矣予故謂建文之死亡不必辨而從亡諸臣

而甘為雪菴之楚辭篇篇沉諸水葛衣之骨灰點

點颺諸風也







於是仁仲乘傳歸守制以其年十二月十四日奉  
夫人柩與公合葬梁相村之原先是仁仲嘗屬廷  
和表公之墓未有以應也至是復遣人來速乃按  
狀而敘之公諱規字應乾其先湖廣興國州人六  
世祖珉一元季徙重慶之巴縣曾祖昇丹陽縣丞  
祖克明父剛台州赤城驛丞兩世俱贈禮部尚書  
母楊氏贈夫人公以明經舉成化五年進士明年  
授餘姚知縣丁外艱改麻城縣十七年擢雲南道  
監察御史覈湖廣貴州軍餉以祖喪承重去二十

二年改山西道出按山東劾叅政之不法者反爲  
所中謫鬱林州判官明年敘遷新淦知縣以母老  
乞終養例不可會上兩宮尊號推恩乃就仁仲官  
封翰林編修階文林郎復以兩宮尊號推恩進封  
侍講學士階奉直大夫公爲政以愛民節用爲先  
務在餘姚興利除害勸學養士不遺餘力邑北瀕  
海舊有石隄捍潮歲久隄圯公因而增築之遂以  
無患里甲苦供役勞費公度民所易辦者令里出  
米二石應一日有餘均於次日不足則次補之自



是費省數倍每賑饑先期下令叅互審覈戶與一票至期親歷鄉落分日驗票給之民無贅聚各沾實惠慎重刑獄嘗誦歐陽公求其生而不得之言以自警小事卽時決遣不輕械繫曰民之繫獄如吾骨肉就執也勢家請託客至延坐公廳令羣吏左右侍皆莫敢出口以去然亦無以怨也在麻城亦然暨爲御史所至摘發奸慝而存心平恕不欲以是爲威慮囚多所平反居常痛父早世事母甚孝棄官以養每飯必親侍務得其懽心治生勤儉

米鹽細務亦手自籍記故仕宦以廉稱而居積饒裕時以資給其子又以散諸親戚鄉里之貧者聞語人曰往年遷新淦時或謂是多堂餐錢盡少就以爲歸資於時竊笑之今則何假於彼也教子有法旣登仕益加誨飭時諭曰鄉舉進士學校中好人孝子順孫忠臣義士則一家一國中好人也汝輩但欲爲學校中好人而已乎公嫉惡嚴甚而樂道人善在林下見官府有一政之善如己親被休澤稱頌不置或不善則蹙額而言曰何苦視民如



讐耶鄧夫人與公合德多內助亦公刑家之效也  
公卒於正德三年九月十四日春秋七十有三夫  
人多七其卒十年六月七日也子男五長相封戶  
部主事次卽仁仲次台雲南左叅政側室出者二  
曰耆曰英女六長適舉人盧尙易次適國子生胡  
繼次適陳嘉事女三亦出側室長適徐及次適傅  
良彌次在室孫男九鶴年相出兵部郎中彭年戶  
部主事大年嘉年延年俱春出光祖繼祖耆英出  
永年長年台出孫女六曾孫男三起宗起元起東

曾孫女三公直不爲訐善不近名小試其蘊已爲  
良吏爲名執法使究其用必大有所樹立而謫非  
其罪竟以終身至其子孫乃大發焉天之報公亦  
厚矣蜀故多名賢世家前史所載可考也入國朝  
來百數十年閒視古盛時猶或有歉今駸駸向盛  
若公一門行業文章前啟後述仁仲在禮部屢有  
建明聖上所眷注叅政及兩部皆蔚有時望其餘  
亦秀而文明所以昌人國而大其族以紹休鄉先  
生者將在於是率公之遺澤也延和嘗從公後知



公為深公與夫人之葬大學士西涯李公邃菴楊公先後為之銘木齋謝公又為公作傳行履述之詳矣廷和故獨撮其大者表之以告後之欲知公者

御史大夫劉鳳坪墓表

萬曆乙巳

蹇達

御史大夫胤甫劉公下世之十五年不佞達方督師漁陽其仲子文學綜遣其弟太學生纘走幣數千里求表墓之詞於不佞達且致胤甫易簣之言曰必某也誌我者顧余東西南北不遑寧處荏苒

以迨於今念與胤甫生同里開榜同壬戌而纘又余壻也則知胤甫者宜莫若余知之而烏得不亟表之按狀公諱世曾字胤甫別號鳳坪先世為楚之興國州人國初徙蜀高祖規中成化己丑科進士官御史贈禮部尚書祖鶴年中正德戊辰科進士官雲南左叅政父起元郡廩生績學不售畜其全以啟公誕公之夕大叅公夢一童子手挽其所服金帶私幸繩武之有人也公生挺奇表劍眉鳳目伏犀貫頂讀書過目成誦年廿五舉鄉試第三



是爲嘉靖乙卯科越壬戌乃成進士釋褐授浙江  
慈谿縣知縣大座主袁文榮公縣人也其子弟之  
家居者公一切繩之以法私謁不敢通文榮奇之  
前令霍嶼號爲廉吏公與同操慈人謠曰前霍後  
劉清絕罕儔於僚友中最善淳安令海公瑞每集  
會城必盤桓數日乃別秩滿不遇行取陞戶部主  
事值海公在刑曹以直言繫獄公草疏將救之會  
世廟賓天而止隆慶元年丁卯改補江西道御史  
戊辰監會試奉差巡按蘇松等府凡江南珍麗之  
物以至圖書古玩一無所取也俄掌京畿道同縣  
有任垣中者受張江陵旨將劾高新鄭十大罪要  
公合疏公峻拒之故爲江陵所甚癸酉萬曆改元  
大璫馮保改竄遺詔有着司禮監同內閣輔臣協  
心輔政語新鄭執欲爭辯江陵遂暗通馮保傳兩  
宮旨以逐高而竊政歸己公抗疏發保奸江陵怒  
擬旨廷杖賴有陰救者乃從寬奪俸一年而甚公  
愈甚但束於清議亦無如公何乙亥三月陞太僕  
寺少卿丙子給假省親庚子十月復補太僕寺少



卿辛巳三月陞右僉都御史巡撫雲南少宰彝陵  
王篆江陵姻戚也與公同譜頗相善反言於江陵  
曰滇南緬甸蠢動劉某非戡定才授之鉞不敗則  
殲耳江陵信之公得開府篆之力也明年壬午五  
月上疏乞免增金以蘇民困其略云滇省僻極南  
荒半雜彝獠通省夏秋稅糧不過一十四萬有奇  
名雖爲省實不足當中州一大縣進金之例起於  
嘉靖初年至十三年以後例解金二千兩其閒或  
奉勅書停止臣查訪境內山川竝無產金之地遞

年例金皆編金戶尋買近自四川寧番越巂雅州  
遠至陝西階文直抵西番邊地跋涉數千里之外  
出入諸彝落之中積釐成分合銖比兩經年累歲  
不滿額數而又有風雨瘴癘之毒虎豹盜賊之侵  
如黎勉楊辰等之遇害吳旦龔敬等之被奪者爲  
不少矣幸而滿數又幸而歸家然所買類皆荒金  
一兩止得淨金六七錢揭資裹糧稱貸賠補每上  
納一金糜費至數十金隆慶年閒加買金三千兩  
派定大理永昌各府商民一省騷動隨該撫按題



准停買在卷近議將買金銀兩預給金戶先期收領使得藉爲資本易於隨時營買比前覺爲少便然商販不通尋買更遠如金戶楊長等三十餘戶告消乏矣累他代賠李春華四十餘名已逃亡矣拘親戚償抵其害猶方劇也故滇民之畏買金如畏鼎鑊每僉一戶輒株連蔓引至百十戶未已况邇年以來荒旱相仍民物凋耗閭里之閒眞成十室九空耳目所及殊可痛心疾首臣等方恨庫庾乏積無奇策以賑之而萬里九閩且欲列其窮困

之狀以希恩萬一今復責令加買金兩是重益其困也卽令多與之價然金在別省詎能卒至况所買益急則其價益高其價益高則其賠益苦川陝負販不至民間揆括無餘而欽定期限又逼臣等不知何以處此且滇南之俗易動難安其環據而錯處者非土司則黠夷皆憑恃險阻誘我逋逃以陰厚其勢若買金一節增而未已迫而不舒則富豪之家亦且生心彼爲淵藪我爲鷹鷂民罔常懷樂彼寬縱異時窺我虛實與我從事疆場之閒臣



等又不知何以處此夫滇非無事之地也甲兵錢糧一無足恃所恃爲固者區區之人心耳又安可使之無有生之樂也夫滇南之民皇上之赤子也滇南之民之財卽皇上之所藏富者也皇上爲天下大父母而躬儉德以先天下去奢剗浮懲貪汰冗凡可爲祐民計者不憚宵旰而爲之深慮曲處使四方萬姓日登清明之理乃以千金之微而困此一方之民必不然矣雖上供所須必不可廢然內府歲入寬然有餘益以千金何異太倉一粒蠲

之濟民亦拔九牛一毛顧在滇民視之益之則方烈之焰着體便焦損之則清冷之漿入口卽潤矣皇上亦何愛此一毛之賜而重一粒之增也哉臣等伏見皇上聞蘇松之饑饉也惻然賑之聞淮鳳之荒潦也亦惻然賑之聞河閒之旱傷也又惻然蠲之計滇南災旱雖少減於列郡而其民貧窘殆尤甚於中州乃獨有增金之命匪皇上之厚於中州而忍於滇民也此見牛未見羊之說也夫國家制貢必土所產而黃金上幣不列常賦誠不貴難



得之物惟以寬民也况不寶金玉而寶人民又帝王盛德之事皇上聖神作類遠邁百王恭儉之德風示裨海詎肯寶此無用之金以病困窮之民乎臣等目擊其苦若緘默不言卽是下負地方上負皇上罪實無所逃謹採撫民隱披歷上請伏乞皇上俯念南方民力已竭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庫藏所積無多惜一分則儲一分之用勅下戶部將加進金兩姑准停買其年例金三千兩容臣等督催買完依限解進俾滇民沾擗節愛養之深仁而頌高厚悠遠之盛德以優游於太平有道之盛世臣等亦得以道地方之責實爲大幸倘供用所關必不容緩則神京天府萬寶咸聚原議九成色金每一金價銀五兩六錢七分金一千兩共該銀五千六百七十兩合無并乞勅下該部行臣等遵照查將買金價銀兩照數解進內承運庫轉給廉慎官員於京城就便收買計金千兩旬日可辦此民不擾而事易集亦通變宜民之一方也疏上報允在滇興利除害知無不爲爲無不力大約類此是



年四月具題請勦隴川宣撫司頭目岳鳳岳鳳者  
江西撫州人黠而多智隨其祖父商於隴川投宣  
撫多士寧爲記室士寧妻之以妹鳳蠱惑士寧而  
漸奪其權陰與三宣六尉各土舍罕拔等插血謀  
叛乃誘士寧往擺古見緬酋莽瑞體遂鳩士寧殺  
之并殺其妻子奪其欽頒金牌印信勘合因受莽  
酋僞命自稱宣撫莽瑞體死其子應裏立鳳與子  
曩烏誘我師敗之獻故主多士寧母胡氏及親族  
六百餘人於應裏盡殺之又譖陷罕拔拔之水密  
約刀落參同心助逆而說莽酋以大兵壓境鳳與  
參各統象兵數萬分道內侵於是騰衝永昌大理  
蒙化順寧景東鎮沅元江等郡無不遭其蹂躪前  
撫養寇貽患至是公乃奮然請討癸未閏二月疏  
請湖廣叅將鄧子龍爲永昌叅將南京小教場坐  
營都司劉縱爲遊擊管騰衝守備事使之募兵防  
禦報可是歲十二月命公以巡撫兼督川貴兵餉  
二省司道并聽節制甲申二月報征緬捷兵部覆  
斬獲功詔陞公爲右副都御史賞銀幣四月官兵



圍隴川遊擊劉挺屢戰克捷岳鳳窘迫迎降導引我師擒縛緬賊留守隴川者三十六名乘勝長驅三道并進莽濶母答乘象走我師追之斬百餘人擒莽濶母帥也莽縻晏得皮喇慢渺等獲戰象戰馬緬書緬碗緬銀緬傘緬袂緬牙衣甲刀鎗等物無算鄧子龍亦破罕虔之子罕色等於三尖山殄修殆盡隴川平八月兵部題獻倅宣捷報可九月初二日上御午門樓刑部以雲南俘獲緬賊岳鳳等獻詔磔之以擒岳鳳功詔陞公爲右都御史兼

兵部右侍郎食正一品奉二俸兼支蔭一子世襲錦衣衛百戶仍賜銀幣飛魚服一襲是年考滿誥晉公階資政大夫封贈祖父皆右都御史妣皆夫人乙酉正月詔改隴川宣撫司爲孟定府陞獲密安撫司爲宣撫司添設蠻莫耿馬二安撫司猛臉猛養二長官司姚關鎮安二千戶所并鑄印記丙戌正月請勦羅雄州土舍者繼宗繼宗慄悍狂悖殺父妻母自以垂手過膝潛畜異謀祭煉丁甲招納亡命結連水西侵犯師宗廣西等處得旨這土



彝克逆著鎮撫相機勦處以靖地方九月羅雄州平者繼宗伏誅改州爲羅平換給印信十月上疏乞休不允十二月再疏乞休仍不允萬曆十六年戊子三月命巡按雲南御史蘇鄧核破緬功次鄧貪而嗜金滇人號之爲蘇唐僧以其取經也旣受核功之命自撫鎮以下一時在事者皆有所索而谿壑難填遂奏緬功虛妄不可信者七總由原任騰衝兵備道今陞鄖陽撫治李材亟貪邊功以圖驟躋撫臣且爲所欺而郡將又無論矣疏上命部

科叅看來說兵部覆原任雲南按察使李材副使陳嚴之等張皇攘竊飾虛爲實如按臣蘇鄧糾劾七事請究斥如律上怒李材欺罔命逮治公上疏自劾得旨并削籍大學士申公奏滇南功次撫鎮二臣雖會本題捷原請行御史勘核蓋一時輕信之失情有可原罪當末減况雲南萬里耳目難真欲張其功固易於誇稱欲文其罪亦易於謗毀先年養患以致猖獗近日用兵撲勦邊境乃安足見皇上委任邊臣展布之明效也今處分太重則土



司有輕邊臣之心以後邊臣務爲引避誰復有血誠任事之人乎伏請霽威矜宥上弗許而公竟解組矣時封翁托軒公暨母羅夫人壽皆八袞歸養本公素志視棄官猶敝屣也旣返初服色養兩尊人友於二弟訓迪諸子陶然天倫之樂若不知人世有華廡焉己丑四月敘羅雄克捷功詔還公冠帶而起用有基矣公素疆無疾以誤餌金石瘍發耳後臥病數日沐浴衣冠手書辭世二絕端然而逝雖古尊宿之坐脫立亡不能過也公服官清白

始終一致撫滇八載歸無千金若乃隴川羅雄之役能使緬甸斂息全詔又安議者以方王靖遠之麓川而未嘗破費朝廷金錢抑又勝之乃賞不酬功斥非其罪雖聖心旋悔而公不少延未竟厥用士論惜焉至居家篤孝封翁遇之極嚴官至京堂猶撻以巨杖怡然順受尤人所難蓋劉氏之先以孝友開家有典有則故世德作求聿修濟美所繇來遠矣公生於嘉靖辛卯年二月初九日卒於萬曆辛卯年四月初九日享年六十有一元配黃夫



人生子一蚤卒女一適中丞任公轍之姪孫繼室  
陳夫人子二長纁庠生候襲錦衣衛百戶娶中丞  
曹公大埜之女亦早卒次綜府學生娶方伯文公  
作之女女二長適中丞任公轍之孫豪次適太保  
兵部尙書趙公可懷之子官生士簡側室夏子一  
纁太學生卽子壻也女一適中丞楊公芳之子官  
生士修公捐館時尙未有孫今孫男三長遠輝纁  
出聘司務陳君一夔之孫女次遠鵬遠鸚皆綜出  
未聘孫女一纁出許聘刺史曾君士毅之孫正泰

殆不及成化辛卯學士君爲縣公手列居官數則  
戒之因乞致事以去蓋所謂仕不顯者如此學士  
君歷餘姚麻城以治行徵入內臺出按山東有所  
舉劾以註誤左遷時未滿初考蓋所謂不果封者  
如此禮部旣及第入翰林以學行論議歷編修至  
學士封止父母及爲尙書亦未滿考會朝廷推恩  
大臣二品以上預給誥命時禮部在喪次特予之  
於是公與學士君皆贈資政大夫禮部尙書蓋所  
謂異數者如此公配楊氏同邑望族慈惠賢淑與



公合德贈夫人惟學士君一子女四適黃庚爵周  
易段霞柳蔚孫五相封戶部主事次卽禮部君次  
台雲南左叅政次者府學生次英孫女六適鄉貢  
士盧尙鎬國子生胡繼陳嘉事徐佶傅良弼一未  
行曾孫九鶴年兵部郎中彭年戶部主事大年府  
學生次嘉年延年光祖繼祖永年長年曾孫女六  
適府學生蔣弘仁鄉貢士聶夢麟指揮使蕭蘊徐  
銳縣學生魏實一許嫁江郎中子中上玄孫三起  
宗起元起東玄孫女三皆幼公生永樂丙申五月  
先是癸巳某月某日奉公柩窆於柳市里羅家地  
之原給諫鄒公已爲之銘予特撮其大者勒之於  
石俾後之人望墓生欽佩芳躅於無窮云爾



明 贈禮部尚書劉弘毅神道碑銘 正德十一年 李東陽 撰 李東陽 書

碑銘

明

贈禮部尚書劉弘毅神道碑銘

正德十一年

李東陽撰 李東陽書

重慶劉公諱剛字弘毅仕不顯其子封學士君規嘗為御史當推封亦不果卒後二十年其孫春為禮部尚書始獲錫命則異數也公之葬前學士江公東之為銘今少傅王公濟之為表及贈至二品制得樹碑神道禮部君方以母喪歸因備儀物飾



兆域自述事狀請予銘學士君上邈先代出興國  
爲予同省其無所與讓按劉氏遠有世德祖諱昇  
丹陽縣丞考諱克明隱於鄉公性沉毅居家孝友  
少從祖之官誦讀經史能吟咏尤工楷法鄉人爭  
延爲塾師多所造就正統間郡邑強辟爲從事非  
其好也在公勤恕不事舞法知縣田春者亦能官  
折節遇之試入優等以祖妣及考皆年老懼弗逮  
養例請降級得台州赤城驛丞知府阮君治尙清  
潔獨愛公令攝縣事再蒞臨海恩威竝著眞授者

初四日卒於成化甲午六月一日年五十有九楊  
夫人生永樂乙未卒弘治丙辰年八十二合葬於  
梁相村之原自學士君及禮部及叅政兵部二郎  
官皆繼舉進士而來者尙未可量惟公以一身傳  
及奕世名爵輝煥曾玄蕃衍蔚然爲鉅家貴族固  
善慶所積自貽厥祥而天之報公足償所負矣此  
予前銘所未悉者因備書之銘曰躬弗膺仕仕必  
累世子弗逮封爰及秩宗故爾落落而乃焯焯屈  
則爲蠖舉則爲鸚桃李之茂松栢之壽孰華而暫



孰大以久物理固然於人則有惟祖暨孫其初  
身我弗自取以遺後人惟子是父惟孫是祖國有  
名籍家有乘譜綸綍之榮實倍冠組亦有銘詩永  
輝終古

誌銘

楊崑洲大叅墓誌銘

曹汴

初嘉靖中墊邑諭有蘄水程先生廣傳甘泉之學  
號稱古儒於時崑洲楊公爲墊諸生先生每過渝  
未嘗不亟稱其沉毅也汴以是獲識崑洲其後崑

洲占南宮上第而汴子川叨榜末後命其長子發  
從汴次子埜受易然則汴於崑洲蓋屢世通家矣  
至是崑洲歷任河南叅政以疾卒官邸發旣奉其  
柩歸殯寢堂而復躬走卜兆蓋踰年而始獲金安  
山之原奉公葬焉葬之前三月發懷其舅氏憲副  
胡公所狀事行謁汴志銘墓石蓋緣通家之雅誼  
而重以知己之托也汴雖耄誼不容辭乃爲之志  
曰公諱宗震字仲起崑洲其別號也其世籍傳自  
楚孝感來居墊邑其遠祖可考者始自受二生秀



陸秀陸生普富普富生志亨志亨生英咸隱德弗  
耀至英子朝始讀書膺歲薦未仕卒是爲公父後  
以公貴贈僉事其配夏太宜人亦以公貴賜封始  
公之生也太宜人及里居衆人皆獲異夢幼時端  
穎強記垂髫遊黌纔弱冠卽廩食已多從之遊者  
會程先生至進與言易自是學益遠矣尋試於督  
學易公大奇之延之書院令與諸英髦日相切劘  
而郡守光州劉公一見器賞乃召與邑諸生同試  
郡廷公復哀然首選自是聲華益用藉藉歲壬子  
遂領鄉薦迨丙辰登諸大綬榜進士授戶部主事  
當是時封公年七十矣公因給餉大同遂取道省  
親閱數月猶依依不忍違去封公乃督以大義公  
弗獲已始勉爲就道至大同承部委相繼司儲通  
州天津在天津日適封公訃至公星奔苦寢哀號  
殆絕一遵古喪禮鄉人多感動者比闋服傷先君  
之不逮養也躬奉太宜人以行未幾遷戶部郎中  
出居陝花馬池督理邊餉又未幾遷陝屯田僉事  
公在陝三年理屯則度支經費條畫便宜除耗蠹



清欺隱完積逋邊屯賴之以不匱防秋則弗避危  
難膺督撫薦行沾賜渥其監試則解元溫純實其  
首拔今爲朝名給舍得人可知己居頃之以入賀  
行循遷河南叅議居守汝洛閒洛爲冠蓋輻輳之  
區賦重役煩競囂訟識者有隱憂焉公之蒞洛振  
紀布德除苛戢橫均賦平訟務與民休息而懲郡  
邑吏之朘民自肥者且獲獷盜數百人民咸賴以  
安堵方相與願觀德化之成而公亦方殫精民瘼  
乃不意疾作溘然逝矣嗚呼惜哉公爲人天性孝

友雖疾革之日猶口呼太宜人不絕其待弟宗時  
及其女弟終身弗較財貨無一閒言其訓發也諄  
諄以立身務名節重義道爲本事他如族黨故舊  
以及鄉閭無不從厚道尤絕口不昭人過故公計  
至之日里巷無不嗟悼傷之平生敦儉朴雖己貴  
而田業無增服不加麗至於居官一以直道自守  
清白是勵視金帛若將浼己及家居恥爲干謁蓋  
亦其性然非矯飾也其古所謂鄉先生沒而祭於  
社者歟公配胡宜人生子二長卽發塾邑廩生次



俊側室張生子四曰恭泰女二孫則爲發生者曰文郁餘子尙未娶也公生嘉靖癸未十月八日卒隆慶丁卯八月之朔得年四十有五其葬則卒之再明年己巳四月十六日也

銘曰昔漢楊震實維名世爰葬潼亭大鳥是致餘慶流光累葉三事嗟嗟崑公豈其苗裔厚躬守官載德可繼名壽方隆森如其嗣謂天蓋高誰曰有貳矧茲名山翔奇環麗以妥歸魂以鍾靈異必有興者爲秉爲賜爲國之光爲鄉望系濟濟以寧繩

繩罔替後億斯年視茲砥志

解元劉東旭墓誌銘

王應熊

劉東旭先生者翩翩佳公子也以文章雄長諸生中則爲名士以文章掇巍科則爲名解元而不能以年未彊仕而死死之日厥嗣孝廉君才九歲祭葬多不成禮其大者如銘墓之石亦復缺然今墓木且拱矣孝廉君乃持狀過老圃絮泣而請曰吾先子嘗奉教於君子矣若得邀隻字以爲泉下寵骨且不朽王子曰諛墓予所恥爲然若翁長者也



長者固予所樂稱道也雖不斐其何敢辭按狀公諱綽字冠儒一字儀奉別號東旭五世祖規中成化己丑進士官至監察御史贈禮部尚書曾祖鶴年中正德戊辰進士官至雲南叅政贈右副都御史父世會中嘉靖壬戌進士官至巡撫雲南都察院右都御史兵部右侍郎三代皆祀鄉賢劉氏科第蟬聯甲於全蜀公以累葉華胄朱門其質白屋其心圭璧束修樂善不倦視醉夢膏粱輩若將浼焉巴之貴介能讀父書者絕少強半啗肉啖飯治生保門戶以爲苟如是是亦足矣獨公與曹中丞之子延諮竝稱篤學竟同舉於鄉公得元曹得魁誰謂儒冠多誤身也公年十八入泮宮爲諸生又十八年有不試試輒冠軍余初學行文卽知畏公而公之愛余特甚余不敢以輩行視公而公之下余彌甚嘗顧余歎曰王子咄咄逼人自學使者觀風使者及監司郡縣之具眼者莫不以國士待公而郡守興國曹公志遇巴令應城周公師旦尤負人倫鑑嘗目公與從子遠猷爲重慶二劉於是蜀



人士無不知有二劉者已酉秋闈曹公以給由赴錦官與成都守藺公同謁開府喬中丞燕洽之餘喬公從容問曰兩太守各典名郡夙稱知人今科榜元可預定乎藺曰成都楊鏘其人也曹曰不然重慶劉某真其人耳喬公曰脫有一負黃龍清酒非約不可藺曰某若負者願解金帶曹曰金帶傷惠但輸十金作長安沽具足矣喬公笑而識之俄榜出第一人果公也相傳主考應城張公闈中得公卷擊節曰是當魁天下豈獨卓冠三巴而已喬

公則表其闈曰三元初捷所以期公者如此余嘗論近代省元惟甲午羅天錦丁酉陳嘉賓及公三人爲不媿自時厥後元鉢殆絕矣劉氏先公而元者文簡大叅兄弟咸壽考膺仕據形家言公之前途未易量無何計偕北上病不克終試鬱鬱南返愁病交攻別瘖日增行次西陵遂卒旅櫬旋里知與不知無不咨嗟悼惜謂斯人而歿天真不可問也公生賦至性事母陳夫人孝待異母弟友愛惇睦同姓有待以舉火者與朋友交披肝膽重然諾



尊賢容衆犯而不校聞談人過輒掩雙耳世清白  
吏家無贏積輕財好施故常貧遵奉太上感應篇  
文昌化書太微真君功過格袁了凡造命書所居  
之室格言常滿孳孳以利人濟物戒殺放生爲務  
郡城有穿心店者屠牛肆也一日縛牛將刃牛忽  
奮斷其繩奔突數衢望公之門直入至書牕前伏  
地流淚宛然求救一時隨而觀者驚歎希有公倍  
酬其值贖而參之仍給資本勸其改業此戊申年  
事也蒼頭嘉福斃於寇徒居閒者奉百金爲壽求  
寬其獄公曰以人命爲市世豈有貪金劉仲子哉  
吾但下言以聽冥報耳麾而謝之其人歎服而去  
嘗以公事謁邑宰過獄門見出屍者鈎其髮而拽  
之惻然不忍乃置一木盤施環其端縛屍於盤而  
鈎其環後遂倣爲永制其他種種好事知無不爲  
而中心樂之非若三家村老嫗作些小功德妄希  
福報者余故曰長者也夫長者固余所樂爲稱道  
也公生於萬曆甲戌年九月十六日卒於萬曆庚  
戌年四月初二日享年三十有七配涪陵文氏方



伯公作之女通書史勤內助丈夫子三長遠鵬文  
出卽孝廉君也娶庠生袁師孔之女次遠到庠生  
娶進士任元極之姪女次遠昭娶庠生曾三錫之  
女皆側室潘出女三長適進士知府賈元勳之子  
庠生襄之次適舉人知州鄧元忠之子瑛次適進  
士方伯張孝之姪庠生隣軫皆文出遠鵬有子四  
人長甲鼎次丙鼎次壬鼎卽如漢也次承鼎卽如淮也皆袁  
出癸丑八月葬公於柳市里栢林莊之原距今二  
十五年王子乃補爲之銘補銘非禮亦禮之以義

起者也銘曰里推大袖典則啟佑厥基孔厚維公  
象賢文行克全胡嗇其年亦旣成名偉抱未伸留  
餘後昆栢林之麓山環水曲牛眠叶卜貞石弗備  
王子補誌匪諛匪飾陵谷滄桑勿犯勿傷吁嗟乎  
此解元體魄之所藏

皇清

封太常寺少卿劉了菴與袁淑人合葬墓誌銘

榜眼

李仙根

子靜  
遂寧

嗚呼公當代之完人而吾蜀典型之僅存焉者也



憶公七十時根爲文以壽舉先大人以相配儼公喜甚及庚申歲公躋八十賀者儀物盡卻惟欲得予文爲快予以公嗜痂乃爾雖陋何辭然未暇也方四閱月公忽以微疾捐館予言莫踐實深悲悔至是公子雙山以狀來請云納石之銘丐君言爲信其爲壽也不亦大乎予又何敢以不文辭今者扶櫬歸將以某月日合葬公於某山因述其梗概附行而西公諱道開初名遠鵬字非眼了菴其別號也先世爲楚興國州人元至正閒有珉一者始

遷於蜀巴縣柳市里家焉其時衣冠已變劉氏獨守縫掖故人皆呼爲大袖劉云六傳而後以科第顯者自侍御省齋公始侍御生九峯公封參政九峯生參政雲臯公雲臯生託軒公封右副都御史託軒生鳳坪公官至雲南巡撫兵部尙書兼右都御史卽公祖也配陳氏封一品夫人公考東旭公爲鳳坪公仲子中萬曆己酉鄉試第一未仕卒贈通議大夫太常寺少卿配文淑人誕公之夕夢蓮花繞室生而穎敏童時已具志識每聞人談古聖



賢豪傑事輒傾聽嚮慕之既東旭公早世文淑人  
夙嫻書史多舉前言往行爲訓而公復志超氣朗  
激昂恢廓不屑屑躡庸人後年十四補邑弟子員  
未幾文淑人亦逝公依大母陳太夫人奉事孝謹  
撫三妹及兩異母弟友愛彌篤時樊賊倡亂據郡  
城七月公家城中幾不免於難乃夜縋而出墮懸  
崖無損要結軍士之壯俠者救陳太夫人於烈焰  
中一家獲全歲癸酉舉於鄉益勤於學貫穿經史  
旁綜百家尤深湛於經濟鄉先達莫不聞聲歎服  
以爲不可及甲申而後海內大亂盜賊蠡起吾蜀  
晚乃受禍更爲慘烈二千里內向所稱險固饒  
沃精兵勁卒皆爲積骨莽蒼猛獸麋鹿之所棲馳  
其時挾貲竄伏者多不免而公以白手挈家東西  
遁避獨得無恙雖世德足獲天贊亦其智略有過  
人者公初就司李未任改教諭以寒羶自蔽會  
國家鼎興渝果以北先歸版圖公乃走保寧依大中  
丞培之李公李公極奇之欲爲請官於朝公堅謝  
乃止李公本四路總兵之一因撫軍闕諸文武共



推舉視事已乃奉

旨授以節鉞遂延公日造書室講論典傳深明於往古  
賢否成敗之數推而施之興革休養起瘡痍而登  
衽席爲吾蜀大鑿王自古以來罕見其比然跡其  
所以開發神智籌運機密者公力最多嗚呼公雖  
不見大用厥功茂矣公素性慈儉曠達不以世勢  
紛華虛名誇譽塵濁胷次故其神識清卓至老不  
衰已亥雙山捷南宮簡庶常庚子迎養京邸閉戶  
好修絕不與士夫見惟與同鄉一二後生知己忘

年定交上下古今發明底蘊又復不執已見苟有  
起予欣然虛受或延高僧研遣俗累遊玩於精藍  
茂樹之閒布袍蔬酌見者不知爲世貴封翁也其  
有名流後裔凌替失業及孤寡無依啼號道左者  
莫不解囊推食如救焚溺至一面舊識忽構凶敗  
則爲撫育其孤息津濟其資糧轉囑排解脫其危  
殆會未嘗以不情之隙無知之憾輒露聲色置人  
於法教子則嚴而有方一毫之咎絕不少貸雙山  
已陟鄉貳閒有小失必長跪請謝或至竟日不命



之起且曰嚴父之前尙爾僚友班行不又多乎僕  
婢奚童特加體恤無菀枯不平之弊偶有過犯雙  
山懲以家法公則私持錢數十文擲之曰爲汝忍  
痛此後可勿怖否居斗室二十餘年手未嘗一日  
釋卷所著古文詞流麗安詳情理俱足不以拙澀  
詭真聯珠詠歌轉折明暢如人所欲言而其勸礪  
澹遠不煩解而自喻有益世道人心非徒然之作  
也然雅不欲以文自任見人一篇半紙稍具意致  
則推揚恐後書法結構完整所畫人物山水取財

百家而皆不自表飾非往來數十春秋者不能知  
也至若精通內典詮解楞嚴金剛諸大部以至五  
宗源流起止承授遇有請益則分條晰理如數家  
珍雖方外名緇咸降心攝受焉嗚呼公豈僅吾蜀  
典型哉而吾蜀自熹懷以來豪紳悍族橫侈險虐  
古風傾泯訖於覆滅殆盡百不保一其有一二孑  
遺不見先民矩矱復自以爲塵劫所不能害甫識  
行墨自矜博雅方忝科名便稱絕伎求如公之貴  
而不驕敏而好學立身無玷而清白貽安至於老



死而孜孜慎修者坤維數千里都會之閒指可再  
屈耶假令天假長年返棹故里俾編民末學得觀  
芳緒其造就挽回當不至頽瀾之莫障矣嗚呼公  
柰何竟以八十考終也其亦全蜀之大不幸歟易  
簣之日默然端坐安詳而逝然則蓮花繞屋之夢  
益信其不偶也公生於萬曆辛丑年十二月初十  
日丑時卒於康熙二十年辛酉四月二十七日申  
時享壽八十一歲其配袁淑人同邑文學師孔公  
女生而勤敏孝靜年十六歸了菴公甫四十日值

母文淑人病篤割股以救若有瘳既而復不起哀  
毀過節中外所共嘆異事王母陳太夫人備極愉  
色太夫人愛重之樊榷之變家計凋落則日夜紡  
績佐執饋以故了菴公得從容肆力於學陳太夫  
人病復割股以進得延一年餘誠孝之感甚有明  
驗族黨欲公舉求旌淑人撫心懇辭曰婦人之常  
養子防老吾有異於人哉卒不許至於撫他人之  
孤如己出周同族之急無吝色愷弟樂善天性固  
然教子則嚴待下以寬處患難而不戚享安泰而



更肅則與了菴公正如塤篔倡和琴瑟調適可謂  
剛柔中正無可差池者矣惜乎僅四十五歲卒於  
涪州之白馬鎮時乙酉歲因避亂於茲當是時王  
綱解紐盜賊充斥不逞之徒各操生殺又加以饑  
殍載道白日鬼號父子老幼朝暮莫保其能以寢  
疾考終於床簀之間者且悲且賀謂其多福其淑  
人賢孝之報平原殯於賀家莊今乃合葬於城西  
四十里牌坊溝祖山金龜曝日之地在桂原之右  
曲水寺之南大劫之後得父母合葬於故鄉大貴

子扶柩成禮豈易得哉豈易得哉銘曰塗山截業  
摩穹蒼三巴屈曲流遠長山川靈異鎖瞿塘沛國  
鍾英傳焜煌惟公繼述德彌臧天固留之厚懿常  
爰有淑配誠比當先年卽世名考祥啟佑振振日  
熾昌輻車萬里合璧藏百年同穴感路傍喬木蔚  
蔚真龍翔流福衍祚滋莫量公有遺言不能忘銘  
以爲壽亘滄桑

分巡廣西右江道張公墓誌銘 龍爲霖

公以乾隆四年二月十八日卒於廣西桂林十



月觀過渝江余旣爲文以哭之今孝子士權等卜兆於鹽亭縣之城南將以五年九月二日歸窆復乞余銘以藏余與公交最久宦遊又壤接雖自慚不文而知之深言之親切或能稍傳其一二以貽後人應曰諾公諱漢字雲倬先世江南華亭人明洪武閒遷居於蜀之鹽亭遂爲鹽亭人家北門世多顯達相傳爲北門張氏云高祖黼明某科舉人江南儀眞縣令曾祖力行拔貢生華陽教授祖瑄歲貢生父泰階順治辛卯舉人歷任江南廬州府

同知生子四長曰渤拔貢生次泐康熙乙酉舉人次溥丁酉舉人公其第四子也公生九歲失怙太母撫養教育比長篤學氣偉岸鄉人稱之謂又一科甲中人公笑曰讀書僅博科第耶何見之卑也聞者異之康熙戊子鄉試房考官錄薦屈於額登副車秉鐸榮經縣適會打箭爐軍興輓運三載不乏以軍功議敘授雲南大理府雲南縣知縣遷宣威州知州曲靖府同知以賢能保舉擢廣西南寧府知府又以卓薦授分巡右江道自雲南縣至右



江歷五任凡十三年所至之地皆蠻夷雜處性鳥獸而語侏僂言詞文誥格格不入一切束以法則如繫鷹械虎奮迅咆哮思騰蹕而爲變矣公開誠布公不設藩籬察有不便於民者卽除去之尤好講求水利興起學校以端治化之源不屑苟且旦夕塗民耳目亦不務生事立威順上意以速樹勳名而罔顧所安以故歷任悉協輿情頌聲洋溢當其在宣威也余自石屏請養歸過其治夜飲耳語曰迤東改流諸地蕩搖未定而操之者如束濕薪

余懼其生變也幸善撫之公曰然越一載烏蒙苗蠻果叛郡邑震恐時公已自曲靖司馬擢南寧守束裝將就道聞信慨然曰吾赤子憂難且至柰何舍之去立命解其裝親爲慰諭更招集勇練移營分兵協守勢定然後行百姓挈壺觴以送者道路不絕守南寧曾攝太平府事太平巖疆也所屬鄧橫安馬二寨梗化旣滅鄧橫安馬猶抗拒議者欲并剿之公曰兵不得已而後用且蠻人貴服其心耳合寨中豈無良民玉石俱焚非所以廣



聖澤也親往反覆諭導衆皆悔懼歸誠至今帖服處難者如此易者可知矣倉卒時如此暇豫可知矣公性孝友篤婣睦遇事謹慎而勇於從善見有勝己者不憚曲意承教故人樂進言公亦鮮有過差既遷右江旋代臬篆攝鹺政上官屢薦其賢

天子方倚用之而公以太母年屆八旬力請終養曰吾得歸奉甘旨吾志畢矣嗚呼豈料

俞旨甫下而公已赴泉壤耶余與公意氣投洽久同官且忝姻婭告養以來聞公卜築淪城方日夜延頸冀朝夕左右以求全夙願乃既敘其生平交遊以哭其喪今又述其世次銘其壙以遺其孤而藏之而余方且皤然兩鬢鹿鹿塵事思一息肩而不可得其又能耐老耶公在南寧遇

覃恩故榮封止一代父贈中憲大夫母任氏 誥贈恭人汪氏 誥封恭人緣中憲公任廬州時任太恭人以疾留家旋遭吳逆之變音問濶絕乃於任所聘娶汪太恭人公與兄泐溥皆汪出也子三人士權歲貢生候選州同士枚士標俱國學生加職州



同孫四輝炳烈炳女四長適中江戴維棧次適潼川萬紱次許聘綿竹唐叔獻次即余長子象昭俱未字三子四女同出 誥封恭人顧氏同邑明經諱海公女恭人與公合德白首無閒言公生於康熙庚申年八月初七日距卒時年六十銘曰洞然渾璞絕瑕謫郎官郡守愈著白甲子一終反立宅昌黎以銘鄭羣蹟移以贈公藏幽室子孫世守永維則

行狀 世只自口小龍鶴之謂也

皇清 龍鶴坪先生行狀 周開豐

公諱為霖字雨蒼姓龍氏其先江西奉新人於前明入蜀之始祖曰文勝公歷傳至曾亭公則公之祖也考南溪公以康熙辛未歲貢生選寧番衛訓導高尙其志辭不就蓋世有令德南溪公尤恂恂敦厚與人交不設城府而家政嚴肅為鄉邦矜式娶吾姑母周太恭人相莊若梁孟生三子長為圖



早逝次爲鯤歲進士中年亦卒公其季也生稟宿  
慧兼庭訓有方九歲善屬文一日作制義有二語  
暗合昌黎實未嘗讀韓文也前輩深訝之每夜讀  
太恭人必躬視茶餌而績以佐之公不敢聽母勞  
必再三請卽安而後讀年十一賦採芹府學博會  
公子謙歎其筆力雄偉將來必爲蜀中第一人十  
七舉乙酉鄉試出制府雙峰年公之門年公精衡  
鑑得公甚自喜相遇特殊公亦自以爲獲知己宦  
滇時世兄自口外歸過之備極綢繆丙戌捷南宮

以疾至己丑補

殿試考選中書思親告歸夔州守劉公大觀延教其  
子寓夔三年得徧攬瞿塘灩澦巨峽之奇才識益  
進越十四年丁南溪公艱喪葬盡禮壬寅服闋謁  
銓得雲南太和縣太和大理首邑民夷雜處宿號  
難治公鞫訟不尙刑威案無留牘民自以爲不寬  
而滇中幕友劉玉章輩亟服其明允後值西藏軍  
興羽檄旁午公應付錯置悉合機宜大軍凱旋一  
路桀驁難調者過太和皆歡然交贊以去時縣有



奸僧所爲多不法而挾武弁勢捕之匿不出公執法不移居閒者無所用其巧提臺郝公以此亦贊公有膽識遂注意於公矣初太和舊例丁糧分納有田已迭賣而丁名不除且遷徙別地者追呼杖比冤苦備至而白土尤劇浮糧至千數貽累迨百年公廉得其故爲之請命上臺以成例難之再三申請至欲以官任其罰上臺鑒其誠遂爲

題免凡通省有是弊者查確概予豁除則惠之所被者不亦廣乎雍正四年大中丞江陰楊文定公特

薦蒙

世宗憲皇帝召見問滇省吏治之賢否民情之休戚又問父母兄弟亶亶不倦如家人父子公一一奏對條理明晰

上大悅俾回任候陞頃之擢授石屏州是時公行李方在途而

寵命已至滇人皆以爲異數石屏人文仕宦甲於他邦居城內者士夫八九而民寥寥每逢公事民不堪命公爲之委曲調劑均其徭役士大夫皆樂從



又城垣傾圯且無兵防公詳請增設戍守兼指陳利害使士民共修城垣衆心開悟或出力或捐貲功遂速成屹然保障然衆情雖悅而未知其利之洪也州有土目矣立勳者父子三人以狡黠雄夷中嘗隨官軍効力得給千總劄遂竊有鴟張之勢公知其將來必爲州患密請飭革以翦其翼而值二表兄之訃請養將歸未幾遂有魯魁之變繼之以茶山猺夷跳梁立勳父子誘之攻劫他邑多殘破而石屏城堅有兵不可動賊引去士民咸免覆

巢之慘然後知公賜之洪且服其先幾之哲也曰安得我公再撫我乎會提臺郝公節制兩廣奏請以公行因覓求終養竝聲言蜀粵雖遙舟楫相通迎養殊便

制報可遂奉太恭人於雍正八年正月啟行連舟出峽遵長江泛洞庭由衡陽指桂海三月杪乃抵肇慶攝司馬事踰年調潮州府丞俄遷潮州守剔弊釐奸興道設教十一城官吏豪強屏息斂手先是潮之韓江水自大埔三河而下勢若建瓴北門當



其衝常受水患古作樟山隄以禦之歲久多圯田  
廬淹沒公爲修築水循故道民乃復業郡有大憝  
曰余猥陳阿蘭扇誘無賴黨羽蟠結不軌之謀久  
蓄公潛覺其微政思所以縛之者而制府鄂公亦  
密札相屬因思其俗好利舍是無由入也乃重賞  
買綫潛往迹之久之其人密稟清明節俗皆祭掃  
猥等必出奠祖塋猥好酒飲必大醉可以擒獲公  
乃密會營員各選兵役繞道出城而不告以故漸  
近猥墳衆皆失色公以忠義順逆剖晰激勵衆咸

奮勇直前猥等一則恃其偵伺有黨而無備一則  
醉酣過度而無力雖逞凶迎鬪瞥然就擒其黨烏  
獸散星夜解省正法而脅從請分別從寬數十年  
積癰不動聲色一朝潰之官民遂獲安枕卧此公  
之沉勇老謀也後又捕兇惡林振千抵於法此二  
役也卽比隣郡縣亦陰受其庇焉匪獨潮郡東門  
浮梁渡江里餘三峰平列如筆格是爲韓山中峰  
之麓爲文公祠祠左下里許有陸丞相秀夫祠祠  
左有廢垣茅屋乞子所居僅存門榜曰昌黎書院



公一日過而見之輒往觀怒然心動遂決策興復  
乃核贖鍰稽公費進海陽令龔封五而授之圖於  
是鳩工選材卜日營建前爲重門題曰韓山書院  
升階爲講堂後有樓樓左右爲山長居迤左一帶  
爲諸生習業所用物咸備其後左沙蜿蜒隆起回  
抱院地於上建魁星之閣再進立乞佩亭大門前  
有巨池以亭憑之乃徵十一屬之秀者而受業焉  
延海陽進士翁海莊彭澤教諭杜肯亭爲之師每  
月課必率郡同寮及海陽令親往暇則獨造進諸

生爲之講貫學士百數十人月給膏火課給試卷  
酒食前列有旌賞於是聞風來學者有隣封之士  
學舍不能容又於陸洲增修一時聲播全粵上臺  
聞而深嘉之各製榜以標其盛而士之鳳起蛟  
騰者辭林如饒平詹右肯構部郎如程鄉藍君欽  
奎進士如海陽梁君作則蔡君躍謝君升庸莫不  
聯翩迭上也而童試復雋不暇悉數矣後值上游  
議改程鄉爲直隸州更名嘉應公列上條議多見  
采用而太恭人思歸甚切公送至會城面懇列憲



求侍歸終養制府鄂公中丞楊公觀風使焦公咸  
委官勉留謂古人方移孝以作忠子獨不可盡忠  
以全孝乎太夫人何必不成子之美也又遣能言  
者親見太恭人再三致意必不留乃議先送潘輿  
旋里而公留治潮此雍正十年冬事也越二年大  
埔令楊麒生以貪污被揭革職楊之親戚見爲同  
城顯官代之復讎遂中蜚語去官恭逢

今上御極蒙

召見起用仍堅請終養吏部爲之說堂始得請遂星

馳還渝日侍太恭人側孺慕之忱依依可掬公嘗  
言某生平無他憾惟太和以已官贈封父若母乃  
仕至太守不能遇

覃恩易郎官之號爲莫慰耳取祖遺田舍奴僕分授  
二表兄二子文昭懋昭以懋昭爲大表兄嗣置贍  
族田於吳家溝曰此先人之志惜吾力不能徧及  
也姑自實難自振者始府學

聖殿敝漏先以數百金爲同輩倡竝新泮池巴縣學古  
以大江爲泮邇來市肆屏蔽地靈不舒又邀鄉進



士韓奉若張彬儒各以百金買正面民地一區不屋而欄以透江光來山色而兩學氣象維新科名遂丕振焉前太守李公澹園欲創渝城書院公極爲贊成事乃就至於病施藥死給榘助置育嬰堂周人緩急樂道人善無一不出於誠心人皆信之其在滇也兩作同考多得佳士而家居則誘進後學不憚煩先與平都易太史半山雙山陳信豐錦石忠州陳龍巖寧人暨不佞豐爲詩社旣而半山信豐亡寧人及予遠遊閩浙社中止乾隆甲子冬

太恭人九十餘而終乙丑秋元配王恭人亦卒傷悼之餘閉戶著書成本韻一得挾律呂自然之蘊啟前人未發之竒一時紙貴輦下名公莫不歎未曾有且有不謀面而遙寄序文者歲壬申予自閩還復招劉以文張彬儒張藝圃王秋客俞道凝王宇曙諸君及予重尋舊盟而公執牛耳第年近古稀頗愛閒靜丙子仲春移居九龍灘別業避囂也亦以教子也然而詩課不輟也抵冬以四五兩姪畢姻歸城欲復往而未果賓客應酬戶外屢常滿



尊中酒不空且素擅書名以晉人爲宗而功聚於魯公指書尤爲精絕予嘗謂指畫至且園指字至鶴坪是

本朝雙絕然指畫尙多繼起者未精可造指書則遙遙天下未聞更有人聞者不以予言爲阿好故求請無已時雖云韻事正復勞人耳公天姿聰穎濟之以學經史而外凡天文地理醫卜算射之藝以至長歌度曲靡不究晰所著兩漢史論精悍簡潔可敵史公諸傳贊予嘗勸公諸世輒以自慙學識

弗逮未敢貽方家笑去秋予再從與之始授梓刻未就其已刻者蔭松堂詩集時藝而古文易詩書三經叶韻橐駝集各若干卷俱未刻銅仁張公會試座師也辛卯提學江南招公閱文與江西帥備皆先生同在幕中最投契詩文交質唱和甚夥顧事畢遽歸每談及鍾陵吳下金焦西湖諸名勝常歉歉於未得游云丙戌登第時新都李西崖先生語人曰雨蒼詩文辭賦皆出入漢唐根抵經史非僥倖科名者可比真神童天授也人謂李公非謬



語而予猶記其任太和時政聲錚錚然時有鉅公相慕者欲羅諸門下使所親諭意公對曰公如已舉某師生之誼不敢違也如使某呈身以求舉功名有分某不敢倖也其人用是銜之有所扼幸制軍爲大學士西林鄂公深相知不得行而彼亦遷去此公生平氣節晚近所不多覩者也元配王恭人於滇娶許孺人於粵娶邱孺人子三長象昭王恭人出次雲昭許出次度昭邱出公以康熙己巳正月二十三日子時生卒於乾隆戊寅十一月初

七日子時享壽七十歲以己卯二月二十一日攢柩於庚辰三月十五日葬於義里居仁埧壬山丙向之阡孤子象昭等僉謂公盛德大業炳炳琅琅在人耳目第恐傳之久遠或就湮沒謂予係中表戚與公志氣交孚又同游粵東六年稍習公行事而以行狀相屬予竊謂行狀志銘不足信前輩論之詳矣况予非顯者非文人焉知不仍蹈前輩所譏乎然鶴坪出處事蹟鄉黨皆素悉知交滿天下心悅誠服人有同情予又義不可辭雖不顯不文



要不致來前輩譏彈可必也况劉子以文又公表  
 外甥滇粵皆常游公事多親識因約以文括其大  
 者而狀之如此海內名宿鉅公錫以鴻章他日采  
 風上之史館登之志乘或亦可備采訪也乎

祭文

祭封學士劉省齋文

正德三年 王 鏊

維公學本春秋名高甲第經濟宏才牛刀小試有  
 政有教宜士宜民清慎自誓俯不忤人既擢憲臺  
 首攻貪墨竟遭反噬貶秩西粵敬皇帝初詔起註  
 誤新淦之恩拜而不赴北堂垂白又鮮兄弟上疏  
 乞歸豈曰忘世帝曰休哉授汝子封子遷翰長錫  
 號維同季子銓曹碧梧翠竹諸孫連捷如蘭斯馥



孰非有後多或未賢孰非好德福或未全如公之  
生可謂兼焉如公之歿可無憾焉東陽等忝知令  
子敬仰自昔一奠表哀庶其昭格尚饗

祭封學士劉省齋文

正德三年

謝遷

維公天稟之茂外和內剛自律之嚴白璧清霜盛  
年甲科來蒞吾土遺愛在人歷歷可數遷也晚生  
時游泮宮蚤暮誘掖道誼游從遷忝登仕公則偃  
蹇命以義安名匪位顯歸老丘壑學士封章愉愉  
晚景袍笏滿床惟是繁祉厚積之效胡不勅遺新

此耄耄自越望蜀鳥道阻修巴山之陽執紼無由  
平生知己頹仰今昔緘辭寄誠涕淚霑臆嗚呼尚  
饗

祭封學士劉省齋文

正德三年

楊廷和

考公素履清肅直和不與物忤不隨世阿小試而  
罷其施幾何靡容其施其澤已多兩為縣令所在  
稱治御史東巡顯劾大吏鬱林之行遠冒瘴癘路  
人有言直道而去量移新淦以養母辭年猶未至  
人咸止之公執不可命下疾驅時方入覲公卿嘆



咨慶延於後何必自為二妙競爽解元及第亦有  
 諸孫明經進士豈惟才美端恪式士如獲於田惟  
 公樹藝優游林下二十餘年家食有祿秩亦屢遷  
 史官翰長恩出後先古稱達尊公庶幾全今雖云  
 歿亦何憾焉廷和忝為後進內交令子三世通家  
 契好莫比邇聞公訃嘆息不已非直為公念此鄉  
 里無老成人典刑亡矣寓辭一奠公其監止尙饗

祭誥贈夫人劉母鄧氏文

正德十年

楊一清

彤管之書內助是徵夫人之夫令德令名問母之  
 賢觀於其子夫人之庭金玉濟濟省署鬢序諸孫  
 繼昌沿流遡源孰浚而長遐年考終諸福斯備卹  
 典有隆遺容莫既儲等托交令子夙仰賢風升堂  
 已矣執引靡從幃帷在筵敬薦芳醴遙望岷峨雲  
 空萬里嗚呼哀哉尙饗

祭宮保劉文簡公文

楊慎

岷山之精井絡通津焜曜峻極實生偉人天生我  
 公匪邦伊世在邦為珍在世為瑞三體首選鼎魁  
 及第擒藻天庭敷言近陛有類文苑蔚為儒宗講



金華而議白虎記東觀而考南宮瑰詞直筆大雅  
 古風隨仕階而譽命思職居以効忠乃陟宗伯乃  
 掌邦禮公德寅清公衷簡易是禮是儀爰契爰似  
 酌言可施違覆堪紀宅憂詔還總已留鑰報政來  
 朝帝念舊學視草西垣演綸東閣惟新天子更化  
 立年飢渴宅俊寤寐求賢公才公望孰與公先天  
 不勲遺公不少延哀哉賀門鞠為弔閭嗟兮梁木  
 霜稼已俱區中之緣永絕蒼生之望遂虛嗚呼仕  
 至八座壽登六袞雖尊榮之已膺恨效用之未極

在公者則立德立言足以不朽而無恨在議者則  
 為世為民重以不滿而興噫也杳杳靈駕載返東  
 川敬陳薄奠以告祖筵

祭張房二將文

萬曆元年

少司馬

李化龍

霖寰長垣

嗚呼二將軍之死也經歲於今矣人亦有言死有  
 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如二將軍之死輕耶重耶  
 夫逆賊應龍淫怒以逞荼毒生靈原桎厭人之肉  
 川谷流人之血既有年於今矣人臣無將將則必  
 誅封疆之臣滅此朝食豈俟問哉乃數年來未有



顯言誅之者何也懦者以私婪者以賄苟就一切之利而不顧國家久遠之害晚近庸臣大抵然耳蓋顯詞誅之自房將軍始將軍提一旅捍孤城豈足以當播州之全師顧義氣所激直欲摔逆賊而平吞之恩重身輕威尊命賤所從來矣迨逆賊卷土而來相與從事於顏行將軍不沮不懾擁孤軍以抗強敵又得謀勇俱足如張將軍其人者左右其閒一戰東溪再戰寺壩奮臂一呼萬夫辟易斬將擐旂潰圍陷陣何其壯也終以力盡援絕鼓衰

士散竟至以身殉城然其英風義烈猶足吐懦夫之氣激壯士之肝亦已奇矣且自二將軍死而後賊負不可赦之罪人堅必誅賊之心九伐方張四征伊始此非賊能死二將軍乃二將軍能滅賊也假令守綦江者非有磊磊落落如二將軍必且與賊通必且與賊諱養其鱗甲長其羽翼突而鵲起席卷川巴李特王建前事不遠卽不然殺人者可以不死無君者可以自全將使人懷問鼎之心戶比齒馬之迹僭擬成風綱常掃地不及十年人其



戎乎瓦解陸沉豈足爲喻蓋將軍之死非獨以存蜀是天下理亂得失之關也卽謂之重於泰山是耶非耶嗟乎人誰無死以法死以賄死以寒疾不汗五日死以飲酒御婦人死等死耳要以生無榮名死無令聞縱使百千萬劫只如未生甚且遺之臭矣則其死輕也二將軍死旣聞天子嘉其義烈贈以極品賞以延世千秋廟貌比於睢陽嗟嗟可不謂重耶龍旣入渝城誓師勦逆高二將軍之義乃爲文以祭之二將軍有靈當且率其城之厲鬼

膈者爲賊所愚至不以一矢相加遺庸憤者縱恣剽掠等三尺若一髮之輕卽走卒爲之氣塞何況受命而監國之兵又况乎三月之閒山嵐水瘴之與居困苦饑渴之相仍公之死勞耶憤耶憂耶鬱耶不然胡爲乎以飄飄凌雲之氣不數日而失藏山之壑咽隣笛之聲嗟乎公則死矣赤膽忠心之士竟與山原之道殫同命世之容容碌碌者何限往往飽富貴而享功名顧廉頗藺相如其人死矣千載之下猶有生氣曹蜍李志奄奄如泉下人何



足爲生憶當五月望後義師漸老余且脂車秣馬  
欲馳入柳營而親取衡命者之首乃以家訃而不  
果於行獨灑泣而草檄誓一死以激羣情卽大衆  
不無感動公獨搏膺頓足矢諸天日遂以一日而  
克萬仞之城然則公之死半爲國半爲我也余亦  
何心而不掩泣返袂涕洟瀾而淚縱橫臨風一奠  
茹哀數語蓋半以紀公殉國之蹟而半以洩吾不  
平之嗚嗚呼哀哉

附誓師文

節錄

李化龍

萬曆二十八年正月十五日李公化龍率八省官  
兵大會於重慶較場告天誓師其文有曰逆賊楊  
應龍梟鏡爲心蛇蝎成性藐國法如兒戲刈民命  
若草菅以疑似殺妻而竝害其家以殘害殃民而  
盡絕其世同知本係寅僚斬殺俾無遺種五司原  
同手足剿滅盡作荒坵初但肆惡於一州繼乃流  
毒於三省白石口民戶三千積骸徧野飛練堡官  
軍二萬流血成淵綦江一路百里無煙東坡再焚  
三春如赭最可恨者對夫以遙其妻對父而姦其



女尤可駭者吮乳斷嬰兒之首燒蛇入孕婦之陰  
跡其數載殺人已盈十萬擬以五刑議辟統備三  
千大逆無道天地不容亂臣賊子神人共憤

皇清

祭川督李太保文

太保諱國英

劉道開

嗚呼天佑熙朝數當名世篤生偉人為社稷隸宣  
力四方緣在華陽豐功厚澤山高水長鯨鯢初剪  
蔓棘荒蕪夫子開闢古之魚鳧負隅拒命伏莽方  
驕夫子經畧唐之文饒干戈未戢絃誦隨崇夫子

以殺賊始信二將軍果能滅賊死乃益重也

祭張監軍文

張公諱悌按察使

李化龍

嗚呼鄙諺有之人死留名誠得死所雖死猶生惟  
公誕河山之粹氣毓燕趙之精英負奇每悲歌慷  
慨臨事輒憤惋不平當其守山海備蘭州蓋嘗九  
泥封關稱北門之鎖鑰亦嘗鳴劍抵掌絕大漠以  
橫行既逆叛之發難遂杖策而西征扣門數語肝  
膽立傾語時事腐心動色恨叩九閭之無路談叛  
逆嚼齧立髮願捐七尺以相從遂戎服而蹈重關



之險乃匹馬而監却月之營信明天日威肅雷霆  
望之者鶴唳風聲而避歸之者簞食壺漿以迎旣  
抵賊壘獨主齊盟時投袂而作三軍之氣時揮戈  
而倡九地之攻義形於色卽衆忌勞猜其奚恤威  
加於敵遂灰飛電掃以成功蓋聞初五之戰公獨  
搖旂助喊與賊相持者終日初六之入公則勺水  
不下卒致勞形而倣精蓋夫功以此立病以此成  
者與嗟夫公之死非一端矣當其機可乘而輒失  
盟屢要而無功甘養虎而遺患誰築室而返耕縮

教化漢之文翁瘠已肥民肅寮貞憲夫子冰操宋  
之清獻近悅遠來民安物堵尊若神靈親如父母  
超擢三邊乃心眷屬割羶就淡力圖終局郝孽反  
覆馬到成擒返旆而東袁劉立平積載逋寇楚蜀  
交衝焚巢蕩穴快同挾癰溽暑祁寒櫛風沐雨蜀  
寇盡矣夫子病矣疾革諄諄念此殘黎有願未了  
而不及私星隕隔年山頽一日廢市罷舂途嗟巷  
泣遺表上聞

皇心震悼股折西南棟摧廊廟卹典從優朝奏夕旻節



惠易名不愧襄敏王事賢勞不遑將母今日歸來  
 子館母土嗚呼哀哉某也或侍樽俎或出門墻特  
 達知遇沒齒奚忘言念宿昔頂踵難酬從此年景  
 不過西州采芷擷毛薄申一酌緬想音容空揮寒  
 淚公骨歸泉公爽在天雲車風馬降格几筵

引  
 皇清  
 募修藏經閣引  
 龍為霖

少時讀梅宛陵詩云從來勝絕不離俗未有幽深  
 不屬僧心竊疑之已而周遊四方所見山川奇勝  
 景物清幽大半皆禪房僧院始信其言之不誣又  
 怪造物者何獨厚彼緇流乃以有用置無用及考  
 古蹟湮沒或文人學士鴻章椽筆歲久散亡猶多  
 借古寺殘碑流傳徵信而士君子車塵馬足之倦



偶從憩息亦足靜煩囂娛心志往往清詞雅韻半  
出其中又始嘆造物之巧於布置爲不可淺測也  
渝郡形勝雄傑冠巴蜀而比戶鱗集雜沓獨二三  
梵宮頗擅幽致藏經閣尤首屈一指焉環古刹帶  
清池徑從石罅中入自唐以來殿閣崔巍迥出塵  
表又有禪藻亭寶素亭諸勝藏古遺蹟如宋蘇東  
坡明楊升庵諸鄉先生及宦遊過此者石刻咸在  
焉非所謂幽深勝絕者歟郡守李公擇閣旁隙地  
創立書院俾多士肄業其中亦愛其地僻景幽爲

可以藏修游息也僧某以殿宇漸就頽敝寶素諸  
勝久廢無存獨其遺碑林立深懼苔蝕風饕數百  
年故物後將剝落湮滅重爲伊咎亟謀募化意在  
復古雖竭頂踵無敢告瘁豈亦有超然離俗之想  
歟余惟書院在閣旁如人共室而居氣象盛衰相  
爲表裏今僧慨然有志修護古蹟倘十方檀越不  
吝布施俾其煥然一新諸先達遺刻永垂莫墜未  
必非書院之一助卽四方騷人墨刻訪勝來遊將  
發舒胸臆流連咏歌更復何極又安知非造物者



之巧於布置詎獨有補於緇流也哉爰走筆而爲之疏

募修文昌祠引

邑令 王爾鑑

天下難治者士心易治者亦士心聰明才辨士異齊民擴之正則爲理學明儒涉於非則生機械變詐甚至皓首窮經不能一第挾予智予賢之想而別闢堂奧潛滋隱發爲風俗人心害其治之也恒難彼束髮授書未析至道靡不謂文曜載天官司錄詳晉志蜀越嶲梓潼人士述徵應較他省倍悉

語多近誕而陰隲感應功過諸篇銘座右桂香桂祿諸廟安神依文昌之靈爽若有以攝多士之心而士之心亦咸謂科名祿籍惟神聽命其治之也似易此其故心世道者太息久之乾隆二十三年三月一日縣治西北文昌祠厄於火紳士率僧募重修浼一言爲倡稽寺之建也唐開元二年歷宋元明俱重修

國朝康熙三十一年後規制始大備鐘簾之設幾附魯靈光矣思此一千五百餘年縉紳先生文章功



業史不絕書祠之一瓦一木昔之人儵然具有虔  
 心焉側身修行言動如或糾之致齋蠲吉焘蒿悽  
 愴如或見之豈神能取士幽獨一一治之耶亦惟  
 士能自治其幽獨契神靈於冲漠無朕之表正  
 不必緣廟祀作解也然積天下惟道與器不見是  
 圖即心得理為上哲入廟告誠循墻起敬緣器歛  
 心者不失為中材聖賢之學由勉幾安充此義而  
 念念誠時時敬士於此得治心之理主土者於此  
 得治士之道化難為易即以文昌祠為多士治心  
 之地也可矧渝城浮屠羽室金碧鱗攢苟便於民  
 尚弗禁豈隸在祀典任灰飛烟滅滋多士恫心也  
 毋亦守土之歉歟爾紳士其持此以往知無弗樂  
 應者

募修地藏菴引

江南商人在江北鎮公置

周開豐

蓋聞禮飭反終義隆歸殯睹有情於落葉近附根  
 株徵念本於埋狐不忘邱首况異鄉旅瘞能不心  
 傷則故舊邱任應知責重遠辭江左高秋驚鴻影  
 之孤喬寓川東噩夢鮮黃梁之悟故園既絕倚門



之望他鄉亦有窆骨之區通省高賢創茲義塚嗟乎重遷安土本屬人情逐利捐生亦云理數必死者魂有所棲則生人心爲可慰雖非晉士近乎荷鍤以相隨豈效蒙莊直欲施鳶而不葬第地旣卜於江北而費尙缺於公囊必構堂廡以爲祭所兼供地藏俾主迷方是一大事因緣非比尋常布施野棠花發紙蝶翩翩普與麥飯一盂東郭馬嘶佳城鬱鬱看有饅頭幾個左顧滔滔之逝水遊魂或附以東歸仰叩巍巍之慈尊法力應時而西度行

見人天讚歎寧云鳥雀啣環爰引簡端稍分橐羨

募修九龍廟引

周開豐

郡城之南二十里地名九龍灘水石湍激素稱嶮隘舟楫往來必經之道也岸上舊有九龍廟傳云肇自宋時碑碣殘闕無可攷廟亦頽廢不支久矣康熙初年有僧結茅憩寂雍正閒湖南放雲者自衡山來見而心契遂息肩焉志欲修復而力不贍也拮据多年成中殿一所徒侶共栖者數人放雲力田苦行日積月累磚瓦礎石漸次成山謂是可



以興作將使前殿後樓門堂厨庖悉臻嚴備供奉  
鎮江王與如來大士諸神聖以溥利舟航錫福鄉  
里其志願固甚大也然終憾力綿非得給孤之布  
金姚秦之輦助則維摩丈室烏能容三萬二千獅  
子座哉放雲一日謁余乞爲募引不相識也而自  
述其從來余謂子修建之資亦既確有其具是一  
蕢不爲少矣信善長者豈尙疑子乎持鉢往叩當  
必有發懽喜心而樂與觀成者何待余文爲乃余  
因此竊不勝其感也今天下釋老之宮隨在布列  
莫不岌業輝煌而吾先師之廟秩在祀典者類多  
風雨支梧庭宅茂草甚且不保其廟隳而橫豪者  
狡焉思啟不肖者利其豢而陰相之而莫之顧也  
亦獨何心壯哉放雲子其往矣



宋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賊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顧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會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

考

宋

恭州考

玉照新書

王明清

汝陰人

趙諗者其先本出西南夷獠賊其族黨來降賜以國姓顧諗不量其力乃與其黨李造賈時成等宣言欲誅君側之姦其語頗肆狂悖然初無弄兵之謀建中靖國時事既變諗亦幡然息心來京師注官時會文肅當國一見奇其才而薦之擢國子博士諗謁告省其父母於蜀中其徒勾羣以前事告



變獄具遂以反逆伏誅父母妻子悉皆流竄改其鄉里渝州爲恭州文肅亦坐責誥詞略云逮求可用之才輒薦逆謀之首是也究其始正由狷忿妄作遂至殺身覆宗百世之下永負寇盜之名學者亦當以輕剽爲戒焉明清每閱唐史甘露事未嘗不流涕也嗟夫士大夫處昏庸之世不幸罹此後來無人別白可恨近觀續皇王寶運錄云僖宗光啟四年正月詔云太和九年故宰臣王涯以下十七家竝見陷逆名本承密旨遂令忠憤終被冤誣

六十餘年幽枉無訴宜沾沛澤用慰泉扃竝與洗雪各復官爵兼訪其子孫與官使銜冤之魂亦信眉於九原矣惜乎劉昫宋景文歐陽文忠不見此詔載之於新舊唐書殊爲闕典如褒贈常濟孟昭圖二人之文亦其時以見之洪景廬容齋三筆不復重錄



皇清  
 題  
 渝州為川省大郡商旅雲集而橫經之子往往散  
 處深巖窮谷鮮問字取友之益澹園李先生名家  
 宿學來守是邦政通人和爰捐清奉構學舍講堂  
 延名師立課程甫及一載士子烝然興起余與先  
 生周旋日久知肫誠愷惻本於性成其必勤勤懇  
 懇欲多士經明行修為楨為幹非徒以名而已登

題

皇清

題渝州書院扁後

提學使

張仕遇

秉鈞華亭

渝州為川省大郡商旅雲集而橫經之子往往散  
 處深巖窮谷鮮問字取友之益澹園李先生名家  
 宿學來守是邦政通人和爰捐清奉構學舍講堂  
 延名師立課程甫及一載士子烝然興起余與先  
 生周旋日久知肫誠愷惻本於性成其必勤勤懇  
 懇欲多士經明行修為楨為幹非徒以名而已登



斯堂者其勉體斯意也夫

題老君洞壁

陳卓上元人

由海棠溪曲折而上至山頂有老君洞即塗洞也  
 康熙庚子二月中旬同忠州施使君春岩巴縣周  
 駿聲會稽余宗建僧谷泉攜壺往游三水環城雲  
 煙間井皆在足下盪胸豁目可稱壯觀矣然余觀  
 塗山羣峭摩天城中動靜絲毫在眼世苟有故此  
 一帶皆最緊要地不可不慎防者也豈但供游人  
 眺望而已乎酒罷題名洞壁而去

題恢復重慶紀略

周開豐

吾於奢酋叛渝事得二偉人焉皆渝產也其初熾  
 賊焰而保障川以北者合州鄉官董公盡倫也其  
 後扼佛圖破戴君恩讓路送歸邪謀卒致樊張授  
 首而重慶克復者榮昌太僕劉公勿所也乃朱公  
 變元恢復重慶紀略備敘有功之人於盡倫僅一  
 語了之而勿所事績彰彰者曾無一字相及何也  
 豈當日入君恩之讒步步與勿所為難者即朱公  
 耶然季侯周公辨寬疏所指斥者又川督張我續



豈朱張前後勘此案耶故於君恩多遁辭可疑也  
錢牧齋作奢逆亂蜀本末數萬言亦無一語及劉  
公而董公起義保合援渝力窮殉節事則邈然無  
聞夫地遠事遷無人傳述難於盡知固也然歐陽  
調律請卹鄉官一疏表彰董公者最爲詳明虞山  
家邸報如山豈亦未見之乎此又可疑也嗟乎文  
夫值多事之秋求仁全節爲國忘家固不望人知  
但董劉之轟轟烈烈童叟匹婦無不傳揚而感歎  
欷歔者朱錢兩公以文章自命紀事成書其疎略  
如此則從來豪傑軼事之見遺於淺學滅沒於伎  
嫉者可勝數哉可勝道哉

文不睹於



後勘此案

越昔河無堤岸四顧皆海

城此限發來案對應車之良難

跋

宋

右漢巴郡太守樊敏碑跋

趙明誠 德甫

右漢巴郡太守樊君碑云君諱敏字叔達肇祖處

戲遺苗后稷為堯種樹舍漆徙岐天顧亶父乃萌

昌發周室衰微雲伯匡彌晉為韓魏魯分為楊充

曜封邑厥土河東樹漢之際或居於楚或集於梁

君纘其緒華南西疆又云總角好學治穀氏經貫

究道度無文不睹於是國君備禮招請濯冕題輿



傑立忠謇有夷史之直卓密之風鄉黨見歸察孝  
除郎永昌長史遷宕渠令大將軍卒光和之末京  
師擾攘雄狐綏綏冠履同囊封袂長驅卑走枕北  
國復重察辭病不就再奉朝聘七辟外臺常爲治  
中諸部從事又云季世不祥米巫凶虐姦狡并起  
罔附者衆君執一心賴無滂恥復辟司徒道辭不  
往牧伯劉公表授巴郡以助義郡尉養疾閭里又  
辟奮義校尉年八十有四歲在協洽紀驗期臻奄  
忽藏形其後有銘最後題建安十年二月上旬造

他漢碑類多刳缺而此碑獨首尾完好故載其大  
略於此所謂米巫凶虐者謂張角也

皇清

雍熙碑記跋

龍爲霖

雍熙碑古稱豐年之兆憶余童稚時曾一見水灘  
灘沒屐齒碑文髣髴水痕不可讀嗣或傳言碑見  
類如此歲無大豐歉亦不復省記矣乾隆五年二  
月中澣水涸極下碑石尺餘字形畢露觀者以爲  
古篆莫能識越數日余親至其處始知古刻僅存



紹興碑耳命僕汲江水磨洗錄其全文以歸是夜江陡漲碑遂湮余方欣詫累日而郡守李公以明刻有弘治改元碑出歲旱之語憂形於色訪之余余曰必屢豐明年復以問對如前既而果驗公幸民物之阜成又悼漢蹟之磨滅天時人事拳拳三致意焉茲記所由作也夫天道遠不可知余敢爲臆說以幸其一中哉憂民憂樂民樂一事如此卽其他可知也於戲觀宋碑所載晉唐石刻語疑爾時尙有兩朝碑在今皆不復見矣况漢碑哉偶往觀有數存焉况年歲之豐凶乎哉修其政以俟天守土者之職掇拾古蹟垂示後人好古者之所有事也李公其兩得之矣

王貞女詩集跋

龍爲霖

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子未嫁匪從也而誓志終身不幾太過然當其卜吉既定臨期訃聞苟有人心能勿哀乎哀則不得不去華飾去華飾則不得不勵貞操託未嫁之名而行路視之情何以安情之所不安卽義之所不居也此與夫幼稚無知聽父



母更許字者固未可同日語矣嗟乎古今來忠臣  
義士所爲不概見者大抵皆誤於有可托以避咎  
之一念彼其情未嘗不艱危不安也而依回隱忍  
遷就一時謂如是或且無害於義不知其委曲鄙  
私天下後世無不有窺見隱微而推論窮極者王  
魏之徒君子不韙况其他乎若貞女不旣加人一  
等哉貞女內子之姊也外父咸宜公康熙丙子舉  
人任綿州學正貞女行二許字甲子舉人重慶府  
學教授曾公光祖之子王將結褵而王死貞女誓  
志終身歸曾門奉翁姑如婦禮其淑德女工均堪  
式閨閫而堅貞之性百折不回二十年如一日尤  
人所難諸當事薦紳遠方文學之士聞而慕者競  
爲詩以紀之積久遂成卷帙今荷  
聖天子恩得破例旌表余忝媼媪因爲付棗梨併贅數  
語篇末以明其過一而不失中之義云



皇清  
 詳  
 人池  
 左  
 志

皇清

詳

薦軍功各員詳文

川東 王孫蔚 茂衍 臨潼

竊照川東於去歲閏八月終突遭譚逆之變維時  
 道府州縣屢任未幾官民既不相習風鶴又復疊  
 驚下東陷而楚運斷矣彭時亨鴟張遙應川北亂  
 而秦運阻矣何良柱等截據於合江江津之交而  
 西路梗矣馬寶占住遵義吳月雙杜學等逼近綦  
 南而南勢急矣四面皆賊羽檄難通居民遠避於

詳



深山衙役潛逃於窮谷重慶以米薪斷絕同事各官或以枵腹而辦事或徒步而趨公而附近鼠竊之輩如陳啟泰等跳梁於魚子沱張之友等猖獗於倒坐廟環顧左右二十里以外無非揭竿弄兵之人或乘舟而窺犯或放炮以逞威直至重慶城外之大佛寺相距又僅六七里耳正在危急之際加以永寧不守建昌失利之信處處皆急外援無望本道詳明各憲團練鄉勇招撫流民早夜拮据至貝子進兵需用鳥鎗大炮夫役無一不督同地

方官設法催辦而最重者師行糧食陸運則催長壽墊江忠州酆都等處人夫運米於梁山水運則委重慶通判溫恂押米一千石於萬縣而運萬縣水脚之費三百六十餘兩則溫通判自行捐備者也及萬縣以下而楚省糧餉尙無音耗本道恐臨期遲誤差催迎餉於保寧得秦餉十萬兩支應無悞又先期詳請動用秦米并原存倉米及大兵一到共支八千餘石以資飽騰又噶將軍進取瀘永楚船逗遛不進本道恐瀘州本色不足折色難以



單支星催楚省現米現船前進直抵瀘州蜀楚合支遂完永寧一路裹帶其時或效保障於烽烟之時或勞輸挽於供億之際雖緩急宣力操舟共濟亦臣子靖共之本分但本道謬叨一方之寄仰體憲臺廣勵吏治至意若事急備極其催呼事完弗彰其勞蹟似非所以示激勸而責後效也謬敢臚列爲憲臺陳之如重慶知府雖一載之內官經四易功難耑記巴縣知縣焦映漢處大師雲屯進剿往來之衝本官百計撐持修戰艦備水橈搭浮橋

製炮車以及團練鄉勇安插難民凡有緊要事務無不一呼立辦而其解永糧米尤較各屬先到此勤勞之最著者也江津縣知縣王璧力疾視事運米備夫招徠流移士民頗安而解運永寧之五百石較川南就近各屬尤爲先到勞亦難泯重慶府通判溫恂耑司糧務凡駐防大兵以及進剿大兵之米無不經其支放從無違悞在貝子下梁山則親運米於萬縣鎮守將軍上永寧則親押於瀘州既有奔趨之瘁兼多賠墊之艱此其實蹟之難掩



者也以上各官就事論事著有勤勞故敢於地方  
 既定軍需告完之日臚敘事實仰達憲鑒知憲臺  
 如天之仁自有一體之視伏候再賜核別以示甄  
 敘

改朝天白市兩驛丞設榮昌南川兩典史詳文

郡守

陳邦器

蓋平

查得典史一官有巡緝地方稽查逃盜之責所以  
 勤吏治而供任使者也榮昌路當孔道又有大足  
 縣歸併管理地方遼濶南川設在萬山之中深林

大箐素稱險要從前兵火凋殘人民寥落因錢糧  
 無多僅設知縣一員帶管捕務今成平日久生聚  
 日繁更有黔楚各省之民就此開墾其閒頑良不  
 一稽查宜謹縣令一官除徵糧辦事而外兼管捕  
 務實難分身且或有事下鄉城內虛無其人或因  
 公出境則全邑竟無彈壓此典史之設最為緊要  
 但設官則有俸薪設役則有工食突增官役俸工  
 未免糜費國帑查府屬朝天驛設有驛丞一員舊  
 管馬十六匹馬夫八名巴縣白市驛設有驛丞一



員舊管馬十二匹馬夫六名康熙四十二年各驛  
抽馬六匹馬夫三名安設打箭爐塘站現今朝天  
驛僅存馬十匹白市驛僅存馬六匹馬匹無多專  
官管理似屬無益查朝天驛原與巴縣同城白市  
驛離城止四十里合無將朝天白市二驛就近俱  
歸巴縣管理將兩驛驛丞裁去添設榮南兩縣典  
史卽以裁去兩驛驛丞官役俸工分給之

條約

皇清

訓士條約

江南簡文上謙居  
學使邑人

本道謬膺

簡命叨秉文衡惟是菲材涼德不堪表率當今士子規  
範上有

欽頒學政全書次有歷任學使者條約諸生熟聞習見  
所共遵行奚煩再贅然而一番振作必有一番訓  
飭聊以盡本道奇才造士之心布



朝廷豈第作人之化二三子勿視爲陳套而泄泄忽之也所有教條開列於左

一 崇德行

德行本也文藝末也舍本而恃末猶無基而構屋鮮不圯矣無根而植樹立就槁矣爾南士不患不敏而患近於能不患少文而患漓其質然先輩名公鉅卿如倪文僖父子蘇之吳文定申文定松之陸宮保徐文貞之數公者何嘗不清修嶽立金玉圭璋從實踐中立脚跟乎爾諸生果有孝於親弟

於長言必信行必謹不于外事不入衙門不趨勢利不結聲氣者皆德行也體認果真雖文義平常定寘異等然教官之揭報難憑也贅脯慇勤奔走送煖躄跖皆曾閔矣有司之轉報亦難憑也投拜門墻公呈保舉蒺藜盡蘭蕙矣是以有志之士不肯居德行之列誠恥之也本道於發落時致嚴致愼若無實據寧聽其乏斷不收贖鼎以貽名教羞一端士習

語曰習俗移人賢者不免蓋五方之風氣不同習



尚亦異自夫子論強已不能無南北之分矣南人之習自六朝以來漸漬已久大都競佻達而薄檢繩貴浮華而賤悃悞風流架子斷送平生清客假腔唐喪半世精役於蠟屐揮塵神疲於煮茗焚香但負我輩異於凡流不思名教自有樂地雨花牛盲春風油壁香車燕磯虎阜秋月清歌妙舞甚至桑閒陌上不恥而播之管絃亦鑽穴踰墻得意而編爲雜劇借標榜而結黨托聲氣以藏奸士習如此民風可知昔海剛峰巡撫江西下車出令而治

遊之風頓息本道非敢望也而竊有志焉今與諸士約務期還淳返樸革薄從忠匪唯培德業之基兼以惜天地之福乃至閭閻公子紈袴王孫念祖聿修尤宜謹飭若或留連花酒狎暱優伶六博樗蒲敗名蕩檢縱有才美亦何足觀如克率彝訓者所司體訪旌禮優異犯者具有常刑該學仍依前道頒發循環號簿及五人一保逐季申繳勿有所狗

一重實學



何謂實學凡有資於經濟達於政事者是也夫士  
學以待用也因待用而學而所學又皆無用可謂  
知務乎古之學者三年而通一經謂之明經此經  
一明推之而不可勝用也今之學者則不然而江  
南爲甚本領未究早馳騫於八索九丘專業尙疎  
思竝包乎山經海誌作詩作賦直欲陵李杜而駕  
班揚災棗災梨謬期動雞林而長紙價滿眼躡續  
非無月露風雲寘身簿書不曉兵刑錢穀豈知半  
部論語中令佐宋室之太平兩句聖言野老傲陽

明之講學學貴務實書豈在多前朝楊文忠公弱  
冠入詞林謁其鄉先達余肅敏公公手授一書曰  
介夫他日當相天下爲我熟此一篇以助謀斷歸  
而視之則明律也古人之尙實學如此願爾多士  
歛其有用之精神勿爲無益之博洽於昭代典  
章大清律賦役全書九邊圖考河漕誌品級考之  
類當及時講習務期本末淹通首尾洞徹他日取  
諸其懷而措之裕如矣彼嗜江瑤柱者安望爾之  
布帛菽粟也



一正文體

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化成天下經國者之事也而以歸之人文則文之爲文所係可知矣爾江南文藪也鴻篇鉅作勒金石而垂鼎彝者不具論卽以八股言瞿唐王薛非爾江南之大家而制義中奉爲韓柳歐蘇者乎至明之末季四家之法脉掃地矣追我

世祖章皇帝神聖開天主持文教砥狂瀾而一返之正而文風丕變文運聿新焉今

聖天子率由舊章酌復先制仍以八股取士是乃心世祖之心文

世祖之文而以化成天下責多士也爾多士服習瞿唐王薛其來久矣唯先民是程一言足蔽夫四家之所以久而不腐變而常新者惟其以古文行今文也爾諸士當沉酣於韓柳歐蘇而取其神理骨力開閣變化之法以御瞿唐王薛而出之如日月之經天而光華旦旦也如江河之行地而沛然莫禦也如鳳凰之鳴岡而雍雍喈喈也如簫韶之九成



而鳥獸蹢蹢也此所謂盛世之音也南國倡之海內和之文運隆而世運昌化成天下無難矣其或戀棧守殘勦襲堆砌餽釘拖沓詭僻排偶者一概劣寘毋悔

一勸會課

邇來師道不立臯比空懸鼓鐘不聞於宮絃歌不作於室詢其故皆曰士子不肯親師也果爾則胡瑗孫復豈偏於弟子有緣耶昔魏文靖公司鐸四明多集諸生讀書學舍朝夕訓誨每夜籠燈自巡

賜茶賜粥公後官至南冢宰其徒多爲名公鉅卿至今傳爲勝事豈不可踵而行之故欲士子親師必自師親士子始欲士子不敢暇逸必從教官不自菲薄始况今之教官多由科甲奈何不以文靖公自處也舊制學有月考有季考從此以往務要實實舉行逐月申報仍錄前五名試卷送閱果佳者卽存貯以俟臨考時參伍而優寘之仍以督課之勤怠爲教官之殿最其有抗玩不至者一會二會教官徑喚至明倫堂責之曠至三會以上



即申本道以憑按臨時分別降黜

一禁私刻

剗刷之役盛於大江以南大都坊賈射利者逐而驚之然釣市虛名者尤甚邇見執袴之子目不識丁擅操選政銅臭小兒詭隨鄉社竊附名流以至先生之號及於狂童鑒定之權出於盲瞽尤而效之鮮知自恥此儒術所以不端而文風由之委頓也本道深為痛之以後坊閒除五經四書性理通鑑古文及名臣奏疏等書炳若日星垂諸不朽外

一切社稿窻藝勿許妄刊他如稗官野史謠詞艷

曲有傷風化關係 功令者尤宜早加焚毀毋致

潛留發覺罹禍取殃爾江南順治四年刻了閑一

案奉 內院糾參處分極重非其前鑒歟夫士子

有志功名効用 國家自有實學真行砥礪好修

所謂鼓鐘聲應實至而名自隨之原無取區區刊

刻獵市浮聲貽譏識者也至坊賈之流志在謀利

然有經濟文章與考卷墨卷房稿可公行無忌者

倍蓰而圖之又何取茲無稽之陋什也倘禁後有



犯諸生自有戒飭坊賈豈無典刑

一慎武選

國家干城之寄端賴戎行此大風之歌所由興思於猛士也自右文左武而介冑氣沮古所稱踴躍超乘爲公侯腹心者不少概見士遂競趨咕嗶一巨有事將何賴歟今

朝廷思得熊羆之士特重尅桓之選爰

欽定條例如考較文生後踵行武試非與青青子衿同入華選乎則進取無異也武生無武學例屬文學

教官管理其黜陟照文學例行非與宮墻萬仞同采芹藻乎則學校無異也又除騎射外教以武經七書百將傳及孝經四書等俾知大義非與冬夏詩書春秋禮樂同一成人有德小子有造之意乎則功課亦無異也是隆其體貌也如此均其規制也如此誠欲得異人以奠社稷非僅控御射侯跨鞍耀武云爾也乃今之士子顧有大謬不然者或演習弓馬而止齊步伐之書未嘗寓目或粗曉文藝而八門五花之法又未躬親揆厥所由祇以文



庠數窄借徑武衿爲一時梯榮取悅已耳不大負  
朝廷所以優崇之盛典乎本道稔聞積弊痛思懲艾  
務令策論通於韜畧非同八面活套之虛文騎射  
精於縱送盡革司鼓賄報之陋習諸如射不中的  
者不錄文不通達者不取生員黜陟必嚴童生校  
閱必審於以收真才而備實用爲異日雲臺之選  
非偶也豈曰此緒餘末務姑輕視之使多士闡偉  
進之階致負

朝廷文武一體拊髀保障之深恩

一警逋賦

盧仝生子命以添丁之名元亮種秫先畏打門之  
吏蓋踐土食毛之義本當急公而讀書明理之儒  
尤宜倡衆自奏銷行而南士之望逋籍者有一學  
半空一學全空者矣豈爾諸生之甘於逋賦而以  
功名狗之乎良由伏首螢窻不嫻算數親朋童僕  
多有飛洒詭寄之弊那移匿隱種種多端而昧不  
及察遂受其累也然亦有衙門貫熟光棍秀才本  
無糧而冒人之糧包人納而又不肯納持有司之



短明知而莫敢誰何及比較本人吞聲而重賠一倍此士之害馬而地方之蝨賊也由前言之呈誤可憫法宜逐畝清查是我者承非我者去則代僵之禍可免矣由後言之刁頑可惡理當指名申報褫其衣頂正其罪名則自作之孽無怨矣本道仍不時體訪有先期全納者特加旌獎以勸急公果有虛地浮糧積年貧病不能賠納者詳明酌助酌免以示矜恤體之者情懲之者法爾多士其共諒之

一禁干謁

語曰周之士貴人亦從而貴之秦之士賤人亦從而賤之然則貴賤何常顧士之白處何如耳夫貧者士之常咬斷菜根百事可做鶉衣露肘不妨嘯歌故嘑蹶之與乞人不受良以餓死事小廉恥事大也古之修潔自好者有司欲望見顏色而不可得况肯輕造其門乎今之秀才自愛者固多而可鄙者亦不少蠅腹無厭營營逐羶鷄鳴而起孳孳爲利柳聲未歇襤衫早立於儀門手本纔投雀頂



已至於滴水屈膝折腰以求濟渾身酒肉之香膏  
肩諂笑以乞恩滿臉頭巾之氣隸卒擲掄而不顧  
官長叱咤而不羞但博妻孥療饑罔念行止掃地  
又其黠者霸者則把持詞訟盤駁錢糧唆告而又  
息和私讎而假公道不請而自至房科無因而脅  
同打算吏書不敢吐氣長貳唯有吞聲如此橫行  
種種不法本道設立門簿責令有司季報月報以  
備行劣除黜革外仍計贓科罪決不輕饒條教既  
頒通宜速改

一杜倖竇

方今國家慎重名器三年一試所取科舉進學  
府若干名州若干名大縣若干中縣若干小縣若  
干名數綦窄矣倘復參之以請託混之以鑽營雜  
之以苞苴使白丁銅臭濫廁其閒彼孤寒力學之  
士不幾槁死牖下乎本道硜硜不奉要津不畏權  
勢不聽吏書不假幕客矢天矢日必慎必公竿牘  
無門可投關節無路可到爾諸士但竭心力各盡  
一日之長文章果好勿患不取文章不濟亦難強



求恐有奸徒在外招搖射影鵝頭木鐘除檄地方  
官卽時擒解外其他冒籍買保頂替傳遞倩筆換  
號連坐割卷種種諸弊但干法紀 國有常刑  
以上數款無甚高論又皆前人所已發而本道不  
憚申重者惟愛之真故儆之切惟期之遠故督之  
嚴惟慮之周故責之備諸生不聞乎翠虬蒼龍之  
升於天所階者尺水耳及其鼓盪風雲嘯吸霖雨  
而震動乎六合之表回視所階茫乎安在諸生頭  
角自有變化待時其以本道之言爲尺水可也



